客語高元音的擦化音變與閩客接觸時的規律轉變*

陳筱琪**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客語高元音 -u 及 -i 起首的零聲母音節，因強化音變使高元音逐步發展為濁擦音，合口字早於齊齒字發生音變。福佬客、畚話及閩南西片等閩客接觸的語言，受閩語塞音發達的特色牽引，高元音轉而發展為濁塞音。各種韻母有一定的演變次序，「音節成分的距離」為主要控制因素，音節中各成分分布越離散，音變就越早出現，而元音成分之間的距離比元音與輔音的距離更重要。第二控制因素則是「演變條件是否為音節中唯一的元音成分」，若演變條件為音節的響度高峰，音變將較晚出現。閩南西片方言因受到內部結構特性干擾，韻母的音變次序稍有不同。

關鍵詞：客語，強化，音節，響度距離，閩客接觸

* 本文承蒙匿名審稿委員確切的意見指正，使文章的推論更完整豐富。英文摘要由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黃瑾儒碩士潤飾，特此致謝。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電子郵件信箱為：happypig0108@me.com

一、前言

客語高元音 -u 及 -i 起首的零聲母音節，普遍在音節起首處出現摩擦成分，進而形成輔音性質的「新聲母」，因此使原為合口及齊齒的零聲母字「增生」出新聲母，這是起因於增強元音前的摩擦而形成的「強化」音變（江敏華 2003：102；黃雯君 2005：98）。-u 前發展的聲母，多數客語都是 v-，而 -i 前發展的聲母種類較多，臺灣最常見的是 ʒ- 聲母。-i 前除發展 ʒ- 聲母外，也有出現 z- 聲母如秀篆客語（李如龍、張雙慶 1992）、出現 z_ɿ- 聲母如連平客語等情況（黃雪貞 1987）。平舌的 z- 及捲舌的 z_ɿ- 是在 ʒ- 形成後繼續演變而來，因為舌葉音的發展往往有平舌與捲舌兩種方向。

從語音成分的轉變來說，整個新聲母發展的行為就是高元音持續朝擦音演變的過程。當高元音的舌位繼續高化，原先已經很窄的氣流信道進一步變窄，此時如果氣流量不相應減弱，那麼層流在通過變窄的孔道時就會變成湍流，從而產生摩擦（朱曉農 2006：100）。吳語中高元音擦化為另一種與 -i 對立的擦化元音，客語則是從元音發展成輔音，擦化為濁擦音。從聽覺上來說，客語多數的音節，因強化音變而形成的摩擦成分常與高元音並存，故一般將其語音描寫為 vu- 或 ʒi-，因此，就「音節結構」的層面來說，高元音前形成的擦音成分是「零聲母字增生新聲母」的音變，但就語音性質來說，是「高元音的擦化」音變。當此種強化音變持續進行，高元音的音色最終將消失，完全轉變為濁擦音，這時候其語音多被描寫為 v- 或 ʒ-。

關於客語高元音零聲母位置的音韻現象，已有不少研究，¹ 但問題仍可深入討論。本項音變，在「新聲母出現的過程」與「不同韻母類型間的變化順序」有穩定且普遍的次序。「新聲母出現的過程」為三階段：∅u- > vu- > v- 及 ∅i- > ʒi- > ʒ-。第一階段的高元音音值沒有特別的摩擦感。第二階段高元音前的摩擦成分陸續出現且逐步增強，最後輔音性質確立，被描寫為濁擦音聲母，新聲母音值確立前先經歷 [wu-]、[ji-] 等半元音或滑音階段。第三階段時高元音已完全轉化為輔音性質，失去元音成分，也就是演變條件消失。上述三階段的演變是高元音轉變為摩擦輔音的過程，第二階段雖然一般被描寫為 vu- 及 ʒi-，但此刻的高元音音值已有別於第

¹ 參見鍾榮富 (1991, 2010)，江敏華 (2003)，黃雯君 (2005)，何純惠 (2008) 等。

一階段的 [u]、[i]，第一階段的高元音在此時分化為濁擦音成分與高元音成分，這是高元音完全擦化的必經中間階段。

「不同韻母類型間的變化順序」是從各類韻母演變條件消失的快慢差異來觀察，邏輯上來說，演變條件較早消失的韻母，應較早出現新聲母。以合口字為例，先丟失演變條件的韻母，也就是已進入第三階段的韻母，應較早出現高元音擦化，發展出新聲母；仍保留演變條件的韻母，也就是處於第二階段的韻母，應較晚出現高元音擦化，較晚發展出新聲母。如「碗影」van3、²「黃匣」voŋ2 只剩下新聲母 v-，而「穩影」vun3、「烏影」vu1 等字新聲母 v- 與條件 -u 仍共存，因此「碗」、「黃」邏輯上應早於「穩」、「烏」出現擦化與發展新聲母。齊齒字的音變也是如此，新竹芎林海陸客語「印影」ʒin5、「醫影」ʒi1 等字新聲母 ʒ- 與條件 -i 共存，而「影影」ʒaŋ3、「羊以」ʒoŋ2 演變條件 -i 已消失，故「印」、「醫」的新聲母邏輯上應晚於「影」、「羊」出現。

我們認為，控制客語各種韻母音變次序的主要關鍵是音節中各成分發音位置的距離，各成分分布越離散，音變越早出現，其中「元音成分」間的位置距離比「元音與輔音」間的位置距離重要。音節中「元音成分」間的發音差距可以其「響度距離」(sonority distance) 來觀察，響度原來是個聽感語音學的概念（朱曉農 2010：323），一般來說元音的舌位越低其響度越大，因此我們可以舌位的低、中、高來替元音標明響度分數，低元音 3 分，高元音 1 分，兩元音成分的分數相減即為響度距離（不論正負）。³ 例如韻母 -ia，-i 元音的響度分數是 1，-a 元音的響度分數是 3，-ia 韻母的響度距離為 3-1=2。響度距離越大，反映兩元音在口腔中的發音位置距離越遠，而其音變將較早出現；反之，響度距離越小，代表兩元音實際的發音位置越接近，其音變較慢出現。音節中元音成分的響度距離若為零，也就是舌位沒有高低之分的韻母，⁴ 發音位置最靠近，是最慢出現音變的韻母類型。

控制客語韻母音變次序的第二因素則是演變條件——也就是出現擦化的高元音本身——是否為音節中的響度高峰，是唯一的元音成分，演變條件為音節中唯一元音成分的韻母，音變會較慢出現。雖然在音系描寫中，擔任「介音」的 /i/ 或

² 聲調標示，分別是：1 陰平、2 陽平、3 陰上、4 陽上、5 陰去、6 陽去、7 陰入、8 陽入。

³ 響度分數與響度距離的概念，來自 Roca and Johnson (1999: 253-290)。若為音節中的語音成分訂立分數，可以此來計算各成分間的響度距離，英語音節中韻首 (onset)、音節核心 (nucleus)、韻尾 (codā) 的成立與否皆具有響度意義，語音成分的組成與排列有一定的規則。

⁴ 因為音變的演變條件是高元音，因此只有 -iu、-ui 兩種韻母的響度分數為零。-iu 和 -ui 的兩個成分都是高元音，無法說誰響過誰（朱曉農 2010：262）。

/u/，與擔任「唯一元音成分」/i/ 或 /u/，都是相同的，但在漢語的音節結構中，二者的語音特點是有分別的。/i/ 或 /u/ 若為音節中的唯一元音，在一定的時間長度內，發音時舌頭位置大體不變，但若為介音，因韻母是複元音，發音時舌體會有所移動，舌位是否移動的細微差異，對聲母就構成不同的影響，因此 /i/ 或 /u/ 身為介音或元音，具有音韻層面的重大意義（何大安 1988：26）。這種聲學上的細微差別，在高元音擦化音變中，扮演相當重要的控制因素。

以下討論將參與音變的韻母分為甲、乙、丙三種類型來進行觀察，甲類韻母指演變條件為音節中唯一元音成分的韻母；乙類指音節中元音成分的響度距離分數大於 1 的韻母；丙類指音節中元音成分的響度距離分數為 0 的韻母。依據我們的觀察，客語各類韻母的音變次序為乙>甲>丙，乙類最早，丙類最慢。

客語高元音的音變也出現在與客語有共生關係的「畚話」及具閩客過渡性的「閩南西片方言」。畚話與閩南西片方言是語言接觸後的產物。經過深層剖析，閩南西片與畚話高元音前出現新聲母的步驟、各類韻母之間的演變次序等音變「肌理」皆與客語十分相似，必須與客語一同討論。畚話又比閩南西片更像客語，閩南西片方言與客語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各類韻母的音變次序上，閩南的韻母演變順序為乙>丙>甲，這是受閩南系統干擾所致。純客區與閩客接觸區最大的不同是，客語的新「聲母」來自高元音的「擦化」，但與閩語有關的方言則是發生高元音「塞音化」，「增生」出濁塞音，因閩語聲母系統濁擦音不發達，因此高元音不往擦音發展。不同的方言群，在將同一規律本土化的同時，會提供不同的結構上的詮釋，從而反映出不同方言群的結構差異與調適幅度（何大安 1988：121）。

綜合上述說明，本研究將在已有的成果上，繼續提出兩項問題的探討：一、客語高元音擦化音變的過程與韻母次序，分別從「新聲母出現的過程」與「不同韻母類型間的變化順序」兩方面討論。控制客語各類韻母變化次序的關鍵因素，與音節成分在口腔中發音位置的距離有關。二、比較純客區與閩客接觸後的語言如畚話、福佬客及閩南西片的音變異同。底下討論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純客區高元音擦化次序的觀察，前高元音的演變因各地呈現明顯的階段差異，因此可分析出各類韻母之間的變化次序以及同類韻母之下的變化次序，並藉此討論控制音變速度的關鍵因素。第二部分觀察閩客接觸地帶的福佬客、畚話及閩南西片，探討其高元音演變與客語的異同及造成差異的原因。

二、音位歸併與語音本質

在問題討論開始之前，需先釐清各地客語高元音前的摩擦現象與各地調查報告音位歸併間可能產生的疑慮。從音韻學的角度來看，出現在高元音零聲母位置上的 *v-* 及 *ʒ-* 本質相同，它們是高元音在音節中的投射，起源於高元音向前延展而形成的語音現象（鍾榮富 1991：449；2010：239）。音系學的操作或可把高元音前的摩擦成分歸入零聲母下，不獨立成一個音位，因為這個新擦音聲母與高元音零聲母音節互補分布。以齊齒字來說，海陸話以 [i] 元音起頭的字都帶有摩擦，可以說變成了濁擦音 [ʒ-]，因此楊時逢 (1957) 另立了一個聲母音位 /ʒ-/，但就當地的系統來看，有 [ʒ-] 聲母的韻，在其相配的齊齒韻裡就沒有無聲母的字，例如有了 [ʒam]，[iam] 韻就沒有零聲母字，因此一種作法是根據互補原則，不另立 /ʒ-/ 音位（丁邦新 1985：72）。「互補原則」在海陸客語的施用上有不少討論空間，海陸客語帶 *ʒ-* 的音節雖與零聲母而以 *-i-* 元音起頭的音節互補，然而這還牽涉到系統中相關的洪音韻母，很難簡單的說海陸話的 *ʒ-* 與零聲母互補或與 *-i-* 元音互補。仍以上述例子說明，其分布互補與否牽涉到 *ʒam*、*∅iam*、*∅am* 三者的互動，雖然海陸客語有 *ʒam* 而無 **∅iam*，但若加入 *-am* 韻母的分布來觀察此問題，會發現海陸客語其實並沒有完全互補，因以 *-am* 韻而言，海陸客語有 *ʒam* 也有 *∅am*，相反的以 *-iam* 韻而言，海陸客語既沒有 **ʒiam* 也沒有 **∅iam*。音位處理與歸併的主要條件是「相似性」、「對補性」、「系統性」，並有「音位總數減少」、「符合當地人對音類的見解」及「與歷史音韻符合」等三項附帶條件，然而這些要求往往互相衝突，研究者在不同的要求上有輕重之別就會得出不同的答案，把一種語言裡的語音化成音位系統通常不止一種可能的方法，得出的不同答案不是簡單的對錯問題，而可以看成適用於各種目的的好壞問題（趙元任 1968：27-39；1992：20-63）。

音位的概念是一束特徵值的速記符號（朱曉農 2010：324），提出任何一個音位系統，就意謂著這些音位是首要的導因性特徵，而其他共現特徵只是次要的伴隨性現象（朱曉農 2010：335），因此在經過音位處理後，語音的次要特徵就被忽略，音位內的不同變體則以同位音的概念來處理。就海陸客語而言，雖然高元音前摩擦成分的音位歸併可有不同作法，但音位 (phoneme) 並不等於語音 (phonetic)，音位歸併是一回事，語音表現是另一回事。就算把海陸話的 [ʒ-] 歸併成零聲母，

也不能否認海陸話有 [ʒ-] 的語音事實。根據互補原則，閩南話的聲母系統一般只成立濁音 /b-/、/l-/、/g-/，與其互補分布的同部位鼻音聲母 [m-]、[n-]、[ŋ-] 歸入 /b-/、/l-/、/g-/ 之下，雖然音位表上沒有成立鼻音聲母，但從沒有人否認閩南話中有鼻音聲母 [m-]、[n-]、[ŋ-]，互補分布不是抹平語音差異的手段。

歸併音位的主要條件之一是「語音近似」，其二是「互補分布」，二者缺一不可（朱曉農 2010：330）。音位的分合除了互補原則外，研究者認為其「語音是否近似」更顯重要，各地客語關於 -i 前的摩擦成分有不同的記音方式，這說明各地音值具有細微的語音差異。就音值來說，-i 起始的音節在方言中有兩種唸法，一種方言帶擦音，另一種方言不帶擦音（鍾榮富 1991：439），因此各地客語關於齊齒字摩擦成分的描述有「無擦音」、「有 [j-]」、「有 [ʒ-]」等幾種看法，這其實已顯示了摩擦成分從全無擦音成分、半元音或滑音，最後到濁擦音的演進過程。各地客語此音位的歸併也可看出這個語音發展：四縣客語 -i 前的摩擦成分較輕微，語音與一般的零聲母相近，故黃雯君（2005：17）歸入零聲母，僅以摩擦成分 [ji-] 來描述語音特點；海陸客語摩擦成分接近輔音，因此多數的語料都另立 /ʒ-/ 音位，但有的音節 ʒ- 後有 -i 的音色，有的音節 ʒ- 後則沒有，如「印影」為 ʒin⁵、「影影」則是 ʒaŋ³，這顯示「印」、「影」二字彼此的摩擦成分及其後的高元音音色在聽感上存在差異。江敏華（1998）記錄的東勢客語 ʒ- 後都跟著 -i，這代表所有音節在聽感上，都同時有摩擦成分與 -i 的音色存在，也說明東勢客語與海陸話在語音上有所不同，海陸客語一部分韻母已經感覺不出有 -i 元音的成分，但這些韻母在東勢客語中仍可察覺到 -i 成分的存在。

後高元音 -u 起始的音節，多數的方言記錄都有 [v-]，這表示 -u 前的擦音普遍為大家認同（鍾榮富 1991：439）。v- 的成因與 ʒ- 相同，是 -u 前的摩擦逐步增強而形成，有 [v-] 的韻母，在其相配的合口韻裡就沒有零聲母字，但 /v-/ 音位多半被獨立，很少歸入零聲母下。多數的文獻都因為客語另有 /f-/，而 /v-/ 與其對立，故把合口字前的摩擦獨立為音位聲母（鍾榮富 1991：449），若把 [v-] 歸入零聲母下，/f-/ 就變成與零聲母合口字對立，舉例來說，fa 與 va 的對立，將被描寫為 fa 與 ua 的對立。多數的文獻都採取 /f-/、/v-/ 對立的作法，顯然是根據實際的音值決定，-u 前的濁擦音成分很清楚，多數研究者都認為其摩擦強度已與清擦音 f- 相近，音值反而與 Øu- 差距較大，因此根據音值特徵將其定為 /v-/，而 v- 後有沒有 -u 成分存在，各地的調查也沒有不同描述，可見合口字的音變已經十分穩定，各地的音值沒有太大的差異，因此各地的調查記錄十分一致。

各地客語高元音前摩擦成分的語音表現與彼此的差異是我們觀察的重點，跨方言的兩兩對比是「比較法」重建語言歷史演變過程的操作方式，比較齊齒字擦音成分較弱的客語與擦音成分強烈的客語，可推測音變的歷史。任何音變 (sound change) 都起於沒有音位差異的語音變異 (variation)，語音的變化剛開始時只是發音部位或發音方法上出現細微的不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差異逐漸累積，就會變得越來越明顯 (王福堂 2005: 5)。當變異顯化且擴散開來，發展到足以令人感到「語音不相似」時，往往會被立為某項音變，有時甚至形成新的音類結構。因此音變的研究除了音位的歸併外，也需注意語音事實本身。

三、客語高元音擦化的次序及控制因素

客家話在音節起首處的 -u 前發展出 v- 聲母，是來自零聲母位置的 u 發生唇音緊化 (江敏華 2003: 102-103)，範圍包含音系中所有零聲母合口字。u 通常是先增加唇部摩擦成為半元音 w-，後來持續發展至擦音 v-。從發音時氣流受阻程度的強弱來分辨，氣流受阻強度增強為強化，反之則是弱化 (Crowley 1992)。發輔音 v- 的氣流受阻程度大於發元音 -u，因此我們說這種音變是一種強化作用。

一部分客家話音節起首處的 -i 也有強化音變，臺灣常見的是增生 ʒ- 聲母。若細部推敲音變過程，其語音成分的轉變略如：-i > ji- > (zi-) > ʒi- > ʒ- (黃雯君 2005: 98)，氣流通道持續縮小增加摩擦，發音部位則朝前發展。

客語兩條高元音音變，皆起源於高元音前增加摩擦的發音行為，整個音變就是音節的高元音成分朝向輔音發展的歷程，音變的階段為：∅u- > vu- > v- 及 ∅i- > ʒi- > ʒ-，摩擦成分由弱至強。第二階段高元音的音值已有別於第一階段，高元音在此時已經分化出輔音性質，但仍保有元音色彩，這是高元音完全擦化的中間階段。各地客語的調查報告雖採音位處理，但從中仍可看出語音處於哪個階段。

東勢與海陸客語 /ʒ/ 的聲學分析有助於說明元音擦化的過程，也證明音變三階段具有語音學基礎。從聲學分析來看，東勢與海陸客語在非高元音前的 /ʒ/ 是個典型的濁擦音 [ʒ]，但當 /ʒ/ 出現在高元音 -i 之前時，摩擦減弱，輔音性也降低，音值是滑音 [j]。[ʒ] 有噪音頻率，沒有明顯的共振峰，但 [j] 有明顯的共振峰，沒有噪音頻率 (鍾榮富 2010: 239)。上述聲學分析說明，若進入音變的第三階段，原先的高元音已完全變成濁擦音，在聲譜圖上是典型的 [ʒ]；但若只發展到第二階段，在高元音 -i 之前的，實際上是滑音 [j]，擦音成分較弱。

聲學與聽力實驗的結果顯示，[j] 與 [ɟ] 的差別不大，[j] 的產生起於舌頭與上顎間形成狹窄通道而產生摩擦，聲帶同時振動，但是同樣的發音部位與方式正好是 [ɟ] 產生的主要條件（鍾榮富 2010：241）。以上描述說明了客語高元音音變三階段的音理與連續性，從元音性質的 [i] 出發，當氣流信道縮小變成湍流後，摩擦產生，初步的摩擦使音節起首處出現 [j]，語音介於輔音與元音之間，當元音成分完全轉化為輔音時，其音值就是典型的 [ɟ]。

以東勢與海陸客語「然」 ɟan^2 、「有」 ɟiu^1 、「意」 ɟi^5 三者的聲母音值分析為例說明。第一，「然」聲母的濁輔音特性最鮮明且穩定，具有 [ɟ] 的聲學特性，噪音頻率下限很低，有濁音槓，也有高頻的直條紋。[ɟ] 若出現在 -a 或 -o（如「藥」 ɟok^8 ）前面，一般田調時都可明確地判斷出 [ɟ] 的音色。但「然」在聲母 [ɟ] 與元音 -a 之間的過渡區，也有極為短暫的 -i 的特性。第二，「有」 ɟiu 、「意」 ɟi 有明顯的共振峰，聲母的摩擦不強烈，其中東勢的共振峰與高元音 -i 沒有太大區別，東勢 -i 元音前的 /ɟ/，從語音上來說，滑音成分遠大於摩擦音的成分。第三， ɟiu 音節中的 [ɟ]，兼具了聲母與介音的角色，所以時長較長（鍾榮富 2010：241）。

上述分析說明以下事項：一、「有」、「意」，高元音音變仍在第二階段，新聲母音值接近滑音，演變條件的元音音色也仍未消失，「 ɟiu 音節中的 [ɟ] 兼具了聲母與介音的角色」，更說明了第二階段中原來的高元音在此時已介於輔音與元音之間。二、「然」，當 $\text{ɟian} > \text{ɟan}$ ，演變條件 -i 消失後，濁擦音聲母的音色比演變條件消失前穩固，這是因為演變條件消失代表著高元音的語音特性已經完全轉變成輔音。出現在 -a 或 -o 前的 [ɟ] 聲母濁擦音特質在田調時可清晰判斷，也說明演變條件消失後聲母濁擦音性質十分鮮明。聲母與元音之間保留的短暫 -i 特性，也顯示曾有過的介音痕跡。

底下我們將分析幾種具代表性的客語材料，說明高元音擦化音變的發展。下列使用的客語分別是：臺灣四縣腔、新竹芎林海陸客語、臺中東勢客語、花蓮玉里客語、桃園大溪詔安客語、福建詔安客語、廣東香港客語，以及廣西陸川客語。使用這幾種客語材料的主要原因是，在高元音擦化音變的規律上，這幾處客語分別顯示了不同的語音階段，且在目前已擁有的資料中，這幾種客語的田調資料較豐富且詳盡，足以讓我們討論規律演變的細微處。語料出處分別是：

1. 臺灣四縣腔	古國順等 (2005)
2. 新竹芎林海陸客語	黃雯君 (2005)
3. 臺中東勢客語	江敏華 (1998)
4. 花蓮玉里客語	何純惠 (2008)
5. 桃園大溪詔安客語	呂嵩雁 (2008)
6. 秀篆詔安客語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7. 太平白葉詔安客語	陳秀琪 (2006a)
8. 霞葛詔安客語	陳秀琪 (2006a)
9. 南靖梅林客語	陳秀琪 (2006a)
10. 廣東香港客語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11. 廣西陸川客語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一)各地客語 -u 元音擦化音變的結果

客家話各次方言 -u 元音變化的結果大致相同，整個音變邏輯是 $\emptyset u > vu- > v-$ 三階段。演變情況可依韻母類型分類：(1)「甲類韻母」-u、-un/-ut、-uŋ/-uk，處於第二階段，增生的 v- 聲母與條件 -u 共存，為 vu-；(2)「乙類韻母」-ua、-uo、-uai、-uoi、-uan/-uat、-uon/-uot、-uaŋ/-uak、- uoŋ/-uok，處於第三階段，演變條件 -u 已消失，只剩下新聲母 v-；(3)「丙類韻母」-ui，此種韻母各地有明顯的階段差異。

表一：客語次方言甲、乙兩類韻母的比較

例字	類型	演變階段	四縣腔	新竹芎林	臺中東勢	廣西陸川
彎影	乙	三	van1	van1	van1	van1
黃匣	乙	三	voŋ2	voŋ2	voŋ2	voŋ2
溫影	甲	二	vun1	vun1	vun1	vun1
烏影	甲	二	vul	vul	vul	vul

表一顯示，各地乙類韻母 -u 已消失，甲類韻母 v-、-u 共存，次方言的變化結果一致。從甲、乙兩類韻母條件 -u 存在與否的階段差異，可推測「先發生音變的韻母，先丟失演變條件」。乙類韻母較早發生元音擦化，故較早丟失演變條件，甲類韻母較晚元音擦化，故較慢丟失演變條件。乙類韻母演變較甲類快了一階段，

因此當乙類韻母出現新聲母時，甲類韻母應仍是零聲母。若甲、乙兩類韻母演變並無先後次序，條件 *-u* 的消失就不會有明確的階段差異。

「丙類韻母」*-ui* 次方言間演變速度參差。**ui* 主要來自中古止攝或蟹攝合口，各次方言韻母 *-ui* 的變化有明顯的階段差異，從表二中的音讀差異即可理解。

表二：客語次方言丙類韻母的比較

		四縣腔		新竹芎林		臺中東勢		廣西陸川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例字	類型								
胃云	丙	三	vi5	二	vui6	二	vui5	一	ui5
偉云	丙	三	vi3	二	vui3	二	vui3	一	ui3

丙類演變最快的是四縣腔，已進入第三階段；陸川話演變最慢，仍未出現新聲母。

綜合表一與表二一同觀察，四縣腔的韻母變化次序為乙 = 丙 > 甲，芎林與東勢則是乙 > 甲 = 丙，陸川話則是乙 > 甲 > 丙。這個對比顯示客語的音變，乙類必定早於甲類發生，但甲、丙兩類何者變化較早不易說定。若再觀察所有 *-ui* 韻母的唇音聲母字，四縣腔「飛」*pi1*、「肥」*pi2*、「肺」*fi5*、「尾」*mi1* 等字也無 *-u* 成分，而四縣以外的客語，上述字都讀 *-ui* 韻母，如「飛」*pui1*、「肥」*p'ui2*、「肺」*fui5*、「尾」*mui1*，可見四縣話丙類丟失合口成分來自唇音聲母字開口化的演變，所有的唇音聲母字都一同變化，因此使丙類韻母的 *-u* 成分丟失。在語音演變的過程中，本來某字的變化應該受某一語音條件的支配，但有時因為另一語音條件的影響，改變了原有的變化方向，成為例外（王福堂 2005：9）。客語合口字增生的 *v-* 聲母，輔音性質已經達到成熟階段，融入系統中本有的唇音聲母中，因此與其一同行動。排除四縣腔唇音字的開口化音變，以陸川話的表現為準，丙類韻母的元音擦化最晚發生，因此客語高元音音變的韻母次序為：乙 > 甲 > 丙。

(二) 各地客語 *-i* 元音擦化音變的結果

客語 *-i* 元音的音變與 *-u* 元音音變平行，演變為 $\emptyset i > 3i > 3-$ 三階段。各地音變結果差異大，階段性分明。韻母分類如下：(1)「甲類韻母」*-i*、*-im/-ip*、*-in/-it*；(2)「乙類韻母」*-ia*、*-iau (-ieu)*、*-uoi*、*-iam/-iap*、*-ian/-iat (-ien/-iet)*、*-iun/-iut*、*-ian/-iak*、*ioŋ/-iok*、*iuŋ/-iuk*；(3)「丙類韻母」*-iu*。

表三：客語次方言甲、乙兩類韻母的比較

例字 \ 類型		四縣腔		臺中東勢		新竹芎林		廣東香港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影影	乙	一	iaŋ3	二	ɟiaŋ3	三	ɟaŋ3	三	zaŋ3
羊以	乙	一	ioŋ2	二	ɟioŋ2	三	ɟoŋ2	三	zoŋ2
印影	甲	一	in5	二	ɟin5	二	ɟin5	二	zin5
醫影	甲	一	i1	二	ɟi1	二	ɟi1	二	zi1

表三顯示四縣腔是演變的起始，前高元音前無新聲母，苗栗的四縣話事實上已出現較強的摩擦成分 $ji-$ （黃雯君 2005：17），即將進入第二階段，而南部新埤、佳冬、高樹、長治等地的四縣話，已經有了 $ɟ-$ 聲母（鍾榮富 2010：238）。東勢話所有韻字皆在第二階段 $ɟi-$ ，演變條件 $-i$ 與新聲母 $ɟ-$ 並存。芎林話較東勢更進一步，乙類韻母在第三階段 $ɟ-$ ，演變條件 $-i$ 消失，甲類韻母在第二階段 $ɟi-$ 。香港客語甲、乙兩類的演變階段與芎林相同，但新聲母是平舌的 $z-$ 。歸納各地表現， $-i$ 元音的擦化音變，乙類韻母仍是演變最快的，變化應較甲類韻母還早。

表四：客語次方言丙類韻母的比較

例字 \ 類型		四縣腔		臺中東勢		新竹芎林		廣東香港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幼影	丙	一	iu5	二	ɟiu5	二	ɟiu5	二	ziu5
憂影	丙	一	iu1	二	ɟiu1	二	ɟiu1	一	iu1
油以	丙	一	iu2	二	ɟiu2	二	ɟiu2	一	iu2
右云	丙	一	iu5	二	ɟiu5	二	ɟiu6	一	iu5

表四的方言分為兩類，四縣與香港丙類新聲母出現得較慢，東勢與芎林新聲母音值已經確立。香港目前只有「幼」字率先音變，同一音類中不同字音的變化可能參差進行，並不同步（王福堂 2005：10），語音演變有時候並非逐音節的，而是逐字發生的，竹篙方言「排」、「牌」濁音清化後讀音不同，但在鄰近的方言中，這兩字都是同音字。同一規律對不同方言發生影響的時候，可以是逐字或逐音節變化的，由各方言自主決定（何大安 1988：90-91）。

綜合表三、表四觀察，四縣腔的演變次序是乙=甲=丙，皆未確立新聲母，處於第一階段。東勢話的演變次序也是乙=甲=丙，但已確立新聲母音值，而演變條件 -i 仍在，處於第二階段。芎林海陸話的演變次序是乙>甲=丙，乙類進入第三階段，演變條件消失，甲、丙類變化速度相同，較乙類慢一階段。香港客語的演變次序為乙>甲>丙，乙類進入第三階段，甲類第二，丙類第一。香港客語乙>甲>丙的次序顯示出甲、乙、丙三類韻母演變速度的最大差異，這說明了客語齊齒字各類韻母間的音變次序。因此，客語 -i 元音擦化音變的韻母次序也為乙>甲>丙，與 -u 元音音變相同。

四縣腔與東勢話目前三類字合流，應是較早發生音變的韻母停滯不再繼續擦化的結果，以致被後發生音變的韻母迎頭趕上，芎林海陸話甲類與丙類合流，也是類似的因素使然。

(三)高元音擦化音變的次序與控制因素

1. -u 元音早於 -i 元音發生擦化

客語分別發生前高元音 -i 與後高元音 -u 擦化的音變，兩條音變平行。但這兩條音變並非同時發生，合口字的擦化早於齊齒字的擦化，從各地客語兩條音變的發展結果即可知曉。齊齒字的音變中，各地甲、乙、丙三類韻母呈現階段差異，除發展較快的海陸客語外，多數客語如四縣、東勢、香港、陸川等，其齊齒字的音變速度遠慢於合口字。整體而言，-u 的擦化速度與範圍皆大於 -i 的擦化。因此，就邏輯來說，-u 元音的擦化音變較 -i 元音的擦化音變更早、更容易發生。

桃園楊梅的海陸客語，齊齒字似乎較合口字變得更快，⁵ 其實這也是其他音變規律所導致的結果。楊梅海陸合口字音變同多數客語，乙類在第三階段，甲、丙在第二階段，例如「碗影」van3、「溫影」vun1、「胃云」vui6；但齊齒字音變，甲、乙、丙三類韻母演變條件皆已消失，例如「影影」ʒaŋ3、「醫影」ʒi1、「油以」ʒu2，齊齒甲、丙類字的整體發展快於合口的甲、丙類字。這是因為楊梅海陸 ʒ- 聲母的摩擦與性質已與系統中其他舌葉聲母 tʃ-、tʃ'-、ʃ- 相近，因此融入其中，與他們一同使其後所接的韻母發生演變：i>ɿ；ui>u。使得楊梅海陸話齊齒字甲、丙類韻母的演變看起來比合口字甲、丙類更快。這個狀況類似四縣腔 v- 聲母與本有的唇音聲母 p-、p'-、f-、m- 一同使其後的韻母發生音變。

⁵ 語料出自楊時逢 (1957)。

楊梅與四縣這兩項特色也說明，雖然 v- 與 ʒ- 來自高元音的輔音化，或可歸入零聲母之下，但其語音性質發展到最後已與系統中原有的輔音聲母相等，與同類型的輔音聲母沒有區別，因此可與之共同影響後面所接的韻母。

2. 音變次序的控制關鍵

經由各地客語合口字與齊齒字的音變階段性觀察，可知各種韻母類型之間的變化順序為乙 > 甲 > 丙。控制客語各類韻母高元音成分擦化次序的關鍵，與音節中各成分在口腔中發音位置的距離有關，其中「元音成分」間的距離比「元音與輔音」間的距離重要。

音節中「元音成分」間發音位置的差距可以「響度距離」來表示。依據元音舌位的低、中、高來替元音標明響度分數，低元音 3 分，高元音 1 分，兩元音成分的分數相減即為響度距離，例如 -ia 韻母的響度分數是 3-1=2。響度距離越大，反映兩元音在口腔中的發音位置距離越大；響度距離越小，代表兩元音在口腔中的發音位置距離越小，發音位置越接近。丙類 -ui 與 -iu 是最慢出現音變的韻母，因為音節中元音成分的響度距離等於零，元音成分 -u 與元音成分 -i 舌位沒有突出的差距，發音位置靠近，因此最慢出現音變。

影響音變次序的第二因素是演變條件是否為音節中唯一的元音成分，也就是演變條件是否為音節的響度高峰，若演變條件為音節中的響度高峰，其音變較慢出現。甲類韻母指主要元音後接輔音韻尾或主要元音後為音節界線的韻母，一般是：-u、-un/-ut、-uŋ/-uk 以及 -i、-im/-ip、-in/-it 等，這類韻母的音變速度總是慢於乙類韻母。當音節中另有響度高峰的乙類韻母音變邁向第二階段時，甲類韻母才會出現音變。演變條件因為是音節中唯一的響度高峰，因此傾向於維持原來的元音性質。多數客語甲類韻母的音變很少發展到第三階段，高元音並未完全的輔音化。⁶

乙類韻母最早變化，乙類韻母一般有：-ua、-uo、-uai、-uoi、-uan/-uat、-uon/-uot、-uaŋ/-uak、-uoŋ/-uok 及 -ia、-iau (-ieu)、-uoi、-iam/-iap、-ian/-iat (-ien/-iet)、-iun/-iut、-iaŋ/-iak、-ioŋ/-iok、-iuŋ/-iuk。概括而言，多數乙類韻母元音成分的分數大於 0，音節中的元音成分發音位置較分散，三合韻母如 -uai、-iau (-ieu)、-uoi 等雖然有兩個成分是高元音，但其響度高峰都不是高元音，主要元音與介音以及主

⁶ 甲類韻母並不是無法發展至第三階段，上海話也有高元音擦化現象，其中甲類韻母就發展至第三階段，高元音已與擦音合而為一，成為「擦化元音」，如中派上海話把「婦」讀成 [v]，是唇齒擦音 v 音節化，而止蟹攝開口三四等字，也讀擦化的前高元音，可以 [i_ɹ] 表示（朱曉農 2006：101）。

要元音與韻尾的響度分數都大於 0。而乙類韻母中音變條件 -i、-u 也非音節核心 (syllable nucleus)，不是音節中的響度高峰，因此綜合兩個影響音變的控制因素，乙類韻母中的高元音成分最容易也最早擦化。

乙類韻母中，-iun/-iut、-iuŋ/-iuk 最特殊，就音節中元音成分的響度分數來說，這兩對韻母元音的響度分數是 0 分，與丙類韻母相同，但這兩對韻母的音變速度卻不同於丙類，反而與其他元音響度分數大於 0 的乙類韻母相同。這是因為同一個元音音位的音色會受到韻母中其他成分的影響 (石鋒 2008: 55)。聲學分析顯示，元音的實際音值依據韻母成分的不同而有許多細微的差異，主要元音與其他成分的組合關係可以劃分成四個級別，在單韻母中出現的是一級元音，能夠帶韻頭的是二級元音，能夠帶韻尾的是三級元音，既有韻頭又有韻尾的元音是四級元音 (石鋒 2008: 44)。韻母其他成分會影響元音舌位的高低，韻頭的作用是使舌位升高，韻尾的作用是使舌位降低 (石鋒 2008: 55)。-iun/-iut 及 -iuŋ/-iuk 韻母中的 -u 屬於四級元音，四級元音同時受到韻頭以及韻尾的雙重影響，但韻尾的影響起主要作用 (石鋒 2008: 52)。因此 -iun/-iut 及 -iuŋ/-iuk 主要受到輔音韻尾的影響而稍微降低舌位，與沒有輔音韻尾的丙類韻母是 -iu、-ui 不同的。就語音實質來說，-iun/-iut 及 -iuŋ/-iuk 元音成分的響度距離應當大於沒有輔音韻尾的丙類韻母，故 -iun/-iut 及 -iuŋ/-iuk 韻母的演變速度與丙類韻母不同。

3. 同類韻母之下的擦化次序及原則

同類韻母之下，韻母的演變次序仍有快慢差異。透過幾個語音資料較詳細的客語方言的齊齒字讀音，我們歸納出影響同類韻母音變次序的原則，下文舉花蓮玉里四海話及詔安客語作說明：

(1) 花蓮玉里四海話

玉里四海話是四縣腔與海陸腔混合的客語，齊齒字已發展出穩定的濁擦音聲母 ʒ- (何純惠 2008: 10)，摩擦程度大於一般的四縣話。從共時角度分析，花蓮玉里 ʒ- 聲母可接 23 種韻母，分別是「陰聲韻」：-a、-au、-i、-u、-iu、-eu、-ieu，「陽聲韻」：-iam、-aŋ、-im、-in、-un、-iun、-uŋ、-iuŋ、-oŋ、-ioŋ、-en、-ien，「入聲韻」：-iap、-it、-iok、-iet (何純惠 2008: 23)。

表五：玉里話 ʒ- 聲母的分布與演變階段

乙類	階段	三	二	二~三	ʒiet ʒiok
	讀音	ʒa、ʒau、ʒaŋ	ʒiam、ʒiap	ʒiun~ʒun	
				ʒiuŋ~ʒuŋ	
				ʒieu~ʒeu ʒien~ʒen ʒioŋ~ʒoŋ	
甲類	階段	二	一~二		
讀音	ʒim	i~ʒi			
		in~ʒin it~ʒit			
丙類	階段	一			
	讀音	iu			

表五以上述甲、乙、丙的韻母類別標準來分析玉里客語。玉里客語韻母的演變次序仍遵守乙>甲>丙的原則：乙類韻母最快，處於二或三階段；甲類韻母其次，整體演變介於一、二階段之中；丙類韻母最慢，大多尚未有擦音聲母。

丙類韻母字目前只有「柔日」ʒiu²已出現較強的摩擦性質，摩擦成分被描述為 ʒ- 聲母，其他字摩擦成分微弱，仍歸入零聲母，例如「有云」iu¹、「友云」iu³，這種情況類似香港客語丙類韻母的演變現象。

甲類中，-im 韻母變化最快，音系中所有的 -im 韻母字都已進入第二階段。韻母 -i、-in/-it 部分字已出現 ʒ- 聲母，部分字仍讀零聲母，例如「醫影」ʒi¹、「易以」i⁵；「英影」ʒin¹、「印影」in⁵；「一影」ʒit⁷ 或 it⁷、「翼以」it⁸。由此可見，音節核心與輔音韻尾發音位置的距離也影響音變次序，核心與韻尾發音部位距離大的韻母較快出現音變，距離小的較慢出現音變。甲類韻母中，-im 的音節核心與韻尾發音位置距離最遠，-i 的發音部位高，但輔音韻尾 -m 的位置低，故較早出現元音擦化，也就是較早出現聲母增生。

乙類韻母的演變較複雜，可分為三種情況：第一，全進入第三階段 ʒ- 的 *ia、*iau、*iaŋ 三韻母，如「夜以」ʒa⁵、「鷓以」ʒau⁵、「影影」ʒaŋ³。因此從共時角度觀察，ʒ- 聲母只出現在 -a、-au、-aŋ 前，而不出現在有 -i- 介音的 -ia、-iau、-iaŋ 前，因為這三個韻母的 -i 成分已經完全轉化為輔音聲母 ʒ-。玉里客語

的乙類韻母中，應以音節核心為 *-a* 者最早變化，因為音系中只有 **ia*、**iau*、**iaŋ* 進入第三階段。第二，全在第二階段 *ʒi-* 的有 *-iam*、*-iap*、*-iok*、*-iet*，如「鹽以」*ʒiam2*、「頁以」*ʒiap8*、「約影」*ʒiok7*、「越云」*ʒiet8*。因此共時面的 *ʒ-* 聲母並不出現在 *-am*、*-ap*、*-ok*、*-et* 等無 *-i-* 介音的韻母前，因為這四個韻母的 *-i* 成分還兼具聲母與介音性質。*-iam/-iap* 是乙類中以 *-a* 元音作音節核心，但演變較慢的韻母，原因是音節核心與韻尾的發音位置距離很小，*-a* 的舌位低，而 *-m/-p* 的發音部位也低，發音部位接近，故較慢音變。甲類中 *-im* 最快變化，乙類中 *-iam/-iap* 變化卻最慢，可見雖同為唇音韻尾，與不同舌位的音節核心組合，將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第三，演變處於 *ʒi~ʒ-* 階段的有 *-iun*、*-iuŋ*、*-ioŋ*、*-ieu*、*-ien* 等韻母，例如「運云」*ʒun5*、「閩日」*ʒiun5*；「勇以」*ʒun3*、「用以」*ʒiuŋ5*；「羊以」*ʒoŋ2*、「榮日」*ʒioŋ2*；「腰影」*ʒeu1*、「滔以」*ʒeu3*、*ʒieu3*；「演以」*ʒen1*、「原疑」*ʒien2*。因此 *ʒ-* 聲母同時出現在有 *-i* 介音的 *-iun*、*-iuŋ*、*-ioŋ*、*-ieu*、*-ien* 及沒有 *-i* 介音的 *-un*、*-uŋ*、*-oŋ*、*-eu*、*-en* 等韻母前。輔音韻尾的舒促也影響音變快慢，韻母 *-ioŋ* 音變早於 *-iok*，*-ien* 早於 *-iet*，舒促速度不同是漢語方言中很常見的現象。

(2) 詔安客語

詔安客語嚴格來說是與閩南話有所接觸的客家話，根據《詔安縣志》，詔安縣以閩南話為主，詔安客家主要集中在西北山區，人口約佔全縣四分之一。縣內秀篆、霞葛、官陂是純客鎮，其他鄉鎮如太平鎮、紅星鄉大多同時有客家村與閩南村（陳秀琪 2006a：36）。但比起受閩語環繞的「福佬客」，原鄉詔安客與桃園大溪南興村的詔安話所受到的閩語干擾小，因此此處歸入純客區來討論。

a. 桃園大溪南興詔安客語

大溪詔安客語鄰近平鎮客語區，受到四縣、海陸客語的影響較多，而較少受到閩南話的干擾（呂嵩雁 2008：111；吳中杰 2002）。大溪詔安話 *-i* 前出現 *ʒ-* 聲母，甲、丙類韻母發展至第二階段 *ʒi-*，乙類韻母大多至第三階段 *ʒ-*。

大溪詔安乙類韻母 *-iuŋ* 的變化最有意義，*-iuŋ* 變化慢於其他乙類韻母字，少數字演變條件 *-i* 未丟失，如「融以」*ʒiuŋ2*。*-iuŋ* 韻母的變化晚於相同韻母結構且具有相同輔音韻尾的 *-iaŋ*、*-ioŋ*，可見音節中元音成分發音位置的距離仍然是控制音變速度的首要關鍵，在乙類之中，*-iuŋ* 韻母元音成分的距離小於 *-iaŋ* 及 *-ioŋ*，

因此 -iaŋ、-ioŋ 的變化較快，而 -iuŋ 變化較慢。

b. 原鄉詔安客語

原鄉詔安以秀篆客語為代表討論。秀篆客語齊齒字出現的聲母是平舌的 z-。秀篆甲、丙類處於第二階段 zi-，如「醫影」zi1、「影影」ziaŋ3、「幼影」ziu3。丙類「油以」讀 iu2，是少數仍讀零聲母的例子。方言中有時也有音變規律中斷，導致原為同音的字出現字音差異，且差異凝固下來，不再統一的現象（王福堂 2005：10）。

乙類字以 -ɔ、-e 元音作音節核心的韻母演變較快，*iou、*ioŋ、*ieu⁷ 三韻已進入第三階段，演變條件 -i 消失，例如「約影」zɔu7、「癢以」zɔŋ1、「腰影」zeu1。*iou 是從古入聲韻 -ioŋ > -iou 而來。韻母 *ien 多介於二、三階段間，例字如「煙影」zen1、「延以」zen2、「緣以」zien2，部分字仍保留演變條件。-a 元音作音節核心的韻母都處於第二階段，尚未丟失演變條件，與玉里客語的表現不同。

詔安客語效攝、咸攝、山攝的 -eu、-em/-ep、-en/-et 對應梅縣（北大中文系 2003）的 -iau、-iam/-iap、-ian/-iat 及四縣客語的 -iau、-iam/-iap、-ien/-iet，梅縣的讀法是演變的起點，以效攝為例，詔安客語經過 -iau > -ieu > -eu 的演變。詔安客語細音字丟失 -i- 介音，主要元音是 -e 是音變條件，對照秀篆「調定」字讀 t'iau6，以 -a 為主要元音，因此介音未消失。詔安整個音變可以 -ia- > -ie- > -e- 表示，這條音變使得以 -e 元音作音節核心的韻母丟失 -i- 介音，且其範圍並不限於 z- 聲母。⁸ 因此，撇開這個變化，秀篆高元音擦化音變最早丟失演變條件的乙類韻母是以 -ɔ 元音為音節核心的韻母。

原鄉詔安客也有從以 -a 元音為音節核心的韻母開始音變的方言，如太平白葉與霞葛客語。太平白葉與霞葛 -i 前出現的聲母是 ʒ- 聲母，甲、丙類韻母發展至第二階段 ʒi-，如「醫影」ʒi1、「幼影」ʒiu3。乙類韻母也多為第二階段 ʒi-，除去與 -i- 介音縮略音變相關的韻母，乙類只有幾個 -ia 韻母字丟失演變條件，太平白

⁷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根據實際音值，分別使用 e、ɛ 二元音來描寫韻母，例如 -ien、-en，但 -e 元音只出現在 -i 介音後，而 -i 介音後不接 -e 元音，例如系統沒有 -ien、-ien 對立，因此我們這裡的討論把 e、ɛ 二元音合併為一個符號 -e。特別的是秀篆音系有 -oi、-oi 的韻母對立，「杯」poi1 與「背」poi3 韻母不同。

⁸ 詔安以 -e 元音作音節核心的韻母丟失 -i- 介音或與「-i- 介音縮略的變化」（吳中杰 1999）有關係，此現象廣泛發生在中古的效攝、咸攝、山攝之三四等字，擴及音系中所有的 -ie- 結構音節，應為中古以後才出現的變化。

葉發展速度稍快，「爺以」 $ʒa2$ 、「野以」 $ʒa3$ 、「以以」 $ʒa6^9$ 演變條件都已經消失，霞葛只有「爺以」 $ʒa2$ 無 $-i-$ 介音，「野以」 $ʒia3$ 、「以以」 $ʒia6$ 演變條件仍未完全輔音化。太平白葉、霞葛客語 M+N 結構的演變速度快於 M+N+C 結構，¹⁰ 依據石鋒 (2008) 的元音分類，M+N 結構中的主要元音屬二級元音，而 M+N+C 結構中的主要元音是四級元音，彼此的語音有細微差別，因此當發生擦化音變時，二級元音與四級元音有快慢不同，是很自然的事。¹¹

詔安客語多數有 $-y$ 元音或介音，秀篆客語 $-y$ 前也增生出 $z-$ 聲母，例如「余以」 $zy2$ 。 $-y$ 前增生的聲母與 $-i$ 前相同，而異於 $-u$ 前增生的 $v-$ 聲母，可知道 $-y$ 雖然同時具備前高與圓唇兩特性，但舌位的重要性遠大於唇形，因為高元音的擦化與音節中的響度距離關係密切，而舌位高低正是影響響度距離的重要關鍵。

詔安客語「圓云」 $vien2$ 、「遠云」 $vien3$ 、「運云」 $vin6$ 讀 $v-$ 聲母，三字中古為合口三等零聲母字，早期曾是以 $-y$ 起首的韻母， $-y-$ 丟失合口性質則成為多數客語的齊齒呼讀法。詔安音系有撮口呼，有由 $-y$ 組成的韻母，但「圓」、「遠」、「運」三字的 $-y-$ 成分曾分解為 $-ui-$ ，因為其今讀聲母是 $v-$ ，而不是 $-i$ 或 $-y$ 前才有的 $z-$ 或 $ʒ-$ ，詔安整個音變過程是： $y \rightarrow ui \rightarrow vi-$ （陳秀琪 2006a：91-94）。 $y-$ 分解為 $-ui-$ 是「圓」、「遠」、「運」讀 $v-$ 聲母最重要的關鍵。以韻母類型分析，詔安客語「圓」、「遠」、「運」剛開始發生高元音音變時，「圓」、「遠」是 $*uien$ ，「運」是 $*uin$ ，都屬於乙類韻母，因此三字進入第三階段， $-u$ 成分已經完全輔音化變為 $v-$ 。

秀篆 $-i$ 前出現的 $z-$ 聲母是從 $ʒ-$ 平舌而來，但條件 $-i-$ 的擦化程度與聲母平舌化無太大關係，請看表六。

表六： $-i$ 的擦化與聲母平舌化的發展

		太平白葉、霞葛		詔安秀篆		南靖梅林		廣東香港	
例字	類型	階段	語音	階段	語音	階段	語音	階段	語音
癢以	乙	二	$ʒioŋ1$	三	$zoŋ1$	三	$zoŋ3$	三	$zoŋ1$
勇以	乙	二	$ʒiuŋ3$	二	$ziuŋ3$	三	$zuŋ3$	三	$zuŋ3$

⁹ 陳秀琪 (2006a: 210)「爺」、「野」、「以」三字似乎誤植為 $z-$ 聲母，依據全文音系介紹修正為 $ʒ-$ 。

¹⁰ M 指介音 (Medial)；N 指音節核心 (Nucleus)，也就是主要元音；C 指韻尾 (Coda)。

¹¹ 至於客語最早擦化的韻母是否為乙類中以 $-a$ 或 $-o$ 為音節核心的 M+N 結構韻母，需要更多音變中的純客區語料來繼續討論。

絨日	乙	二	ʒiuŋ2	二	ziuŋ2	二	ʒiuŋ2	三	zuŋ2
益影	甲	二	ʒit7	二	zit7	二	zik7	二	zit7
印影	甲	二	ʒin3	二	zin3	二	ʒin5	二	zin5
音影	甲	二	ʒim1	二	zim1	二	ʒi1	二	zim1
引以	甲	二	ʒin3	二	zin3	二	zi3	二	zin3
幼影	丙	二	ʒiu3	二	ziu3	二	ʒiu5	二	ziu5
油以	丙	二	ʒiu2	二	ziu2	二	ʒiu2	一	iu2

南靖梅林客語是閩南客家話北片的代表（陳秀琪 2006a：71）。就高元音擦化音變的發展速度而言，南靖與香港較快，南靖除乙類字的 -iuŋ 韻母有少數字「絨」尚在第二階段外，其他乙類字都進入第三階段。但就聲母平舌化的速度來看，秀篆與香港最快，ʒ- 全變成 z-，不論韻母是否丟失演變條件 -i，聲母一律讀平舌的 z-。南靖平舌化尚在發展中，系統中同時有 ʒ- 及 z-，二者皆可出現在條件 -i 前。上述的現象說明聲母平舌與否和 -i 的消失並無絕對的依存關係。從語音表現來看，高元音擦化至第二階段，同時具有摩擦特徵與高元音音色，但摩擦成分已經可以朝平舌發展，並不用等到高元音完全輔音化後，才可以平舌變化。

(3) 同類韻母之下的演變原則

歸納上述幾個客語的演變，影響齊齒字同類韻母之中變化的次序關鍵是音節成分發音位置的距離，「元音成分」間的差距又比「元音與輔音」間的距離重要。情況如下。

乙類中以 -a 或 -ɔ/o 擔任音節核心的韻母最早發生音變，音節核心為 -u 元音的韻母最慢發生，次序為：a、ɔ/o > e > u，造成這種次序的關鍵是音節中元音成分發音部位的距離，這種距離也就是音節核心與演變條件 -i 的響度距離。-u 元音舌位最高，因此與 -i 成分的響度距離最小，故最慢音變。-a 元音與 -ɔ/o 元音舌位較低，與 -i 成分的響度距離大，因此音變較早。-e 元音理論上舌位與 -o 平行，但以 -e 為音節核心的韻母音變都晚於以 -o 為音節核心的韻母，這是因為口腔前後的舌位並非完全平行，而是前高後低，一般看作平行的 -o 與 -e 元音，實際上的舌位是 -o 低於 -e。若把 -i 元音的響度分數標為 1，-e 元音的響度分數標為 2，則 -o 元音應該標為 2.5，-i 與 -e 間的響度分數小於 -i 與 -o 間的響度分數 0.5，因此 -o 元音作音節核心的韻母音變總是早於 -e 元音作音節核心的韻

母。整體來說，響度分數大於 1.5 的韻母，是較早音變的韻母類型。

音變次序其次受音節核心與輔音韻尾的發音位置距離的控制，距離大的韻母較快音變，距離小則較慢音變。因此玉里客語甲類中以 -im 韻母較早變化，乙類中的 -iam/-iap 變化卻最慢。

音節中元音成分都相同的情況下，乙類中 M+N 結構的演變速度與 M+N+C 結構不同。主要元音在不同音節結構中，其位置與聲學特徵都有細微的差別，這使得音節中元音成分的響度距離也有細微差異，因此高元音出現擦化音變時，二級元音的速度與四級元音並不相同。

現今多數客語合口字的音變情況無太大差異，但因齊齒與合口兩條音變平行演變，所以合口字的音變原則與次序應與齊齒字相當。

四、閩客接觸時高元音的音變方式及控制因素

高元音的擦化音變是客語自身的變化，當音變規律與閩語的音韻結構接觸時，會有不一樣的發展。高元音擦化本是一種強化音變，但在閩語系統的干擾下，高元音的強化朝向濁塞音發展，受到閩語音系濁塞音發達的特性影響。底下將討論「福佬客」、「現代畚話」及「閩南西片方言」三種閩客接觸的語言。

「福佬客」屬於客語，自身即擁有高元音擦化的音變規律，但因時常與閩語接觸，受到閩語音系結構的干擾，演變方式與純客區有些不同。「現代畚話」的情況與福佬客相似，畚話與客語有著共生的關係（謝重光 2002：188），畚話內部也應擁有高元音擦化的發展規律，但因明清以後畚族大量遷至他處，高元音的音變受到目前居住地強勢方言結構的調整，情況與純客區也有不同。「閩南西片方言」與上述兩類語言性質最不相同，音變的起因是異方言語音因素進入而引發，但在將規律內化的同時，因為閩南音系結構與客家的先天差異，使演變規律出現適度的調整，以符合閩南系統。

（一）福佬客的音變結果

「福佬客」是受閩語優勢影響的客語，受閩南音系影響，高元音前出現濁塞音聲母。底下討論雲林詔安客語以及苗栗通霄四縣客語。

1. 雲林詔安客語

雲林詔安客語位於二崙、崙背，是被閩南話包圍的客家方言島。雲林詔安話目前已有不少田調資料，我們以呂嵩雁 (2008) 的記錄為主，陳秀琪 (2002)、廖烈震 (2002) 為輔。呂嵩雁 (2008) 與一般詔安話最接近，廖烈震 (2002) 則與一般詔安最不相同。

表七：雲林詔安合口字的演變

例字	類型	演變階段	雲林詔安	桃園詔安	秀篆詔安	新竹芎林
碗影	乙	三	ban3	van3	van3	van3
黃匣	乙	三	boŋ2	voŋ2	voŋ2	voŋ2
溫影	甲	二	bun1	vun1	vun1	vun1
烏影	甲	二	bu1	vu1	vu1	vu1
胃云	丙	二	bui6	vui6	voi6	vui6

表七中，桃園詔安、秀篆詔安與芎林海陸話一樣，反映純客區的音韻模式，純客區的語音系統中沒有 b- 聲母，雲林詔安出現 v->b- 音變，¹² 合口字的演變除了聲母改讀濁塞音 b- 外，甲、乙、丙三類韻母音變的結果都與純客區一致。雲林詔安客因為多數人是閩客雙語者，因此把閩南話的 b- 帶入客語，替換了原有的 v-，閩南話的牽引是此地 v->b- 的原動力（陳秀琪 2006b）。兩個方言互相影響時，最常見的表現就是方言中個別音類音值的變換（王福堂 2005：28）。

此外，來自乙類 *uoŋ 韻母的「王云」，在許多詔安客中如秀篆、霞葛、太平白葉以及桃園大溪都讀零聲母 oŋ2，雲林讀零聲母的例字更多，例如「枉影」oŋ3、「往云」oŋ3、「旺云」oŋ6，這些字其他客語都讀 voŋ，經歷 *uoŋ > vuŋ > voŋ 的演變。客家的 voŋ 對應閩南話的 oŋ，詔安客語可能是引進閩南讀法，與客語原有的 voŋ 競爭，最後閩南讀法勝出。

廖烈震 (2002) 記錄的崙背話，新聲母 b- 及零聲母兩者並存，例如甲類的「烏影」bu1、「羽云」u3；「溫影」bun1、「允以」un3，丙類的「胃云」bui6、「為云」ui6，乙類的「彎影」則同時有 ban1、uan1 二讀。這些字曾經出現新聲母，但受閩南話影響後，又改讀零聲母。閩南話的影響是使崙背話「規律逆轉」的

¹² 有些地區仍有零星字讀 v- 聲母，如「會匣」voi6，是未發生 v->b- 替代音變的例子。也有例外未增生新聲母的情況，如「歪曉」uai1。「歪」讀零聲母是多數客語的共同特色。

關鍵，「規律逆轉」往往是貫時 (diachronic) 的逆轉，非共時 (synchronic) 的逆轉，因此不會是原規律逆轉，而是加入一條具有「逆轉」效果的新規律 (何大安 1988: 49-50)，崙背話的發展是 $\emptyset u > vu- > v- > b- > \emptyset u$ ，使 b- 變為 $\emptyset u$ 的關鍵，就是與閩南話的接觸。乙類字「活匣」ua6、「劃曉」ue6 崙背也讀零聲母，且韻母形式很像閩南話，其 -u 成分音值明確，對照梅縣話「活」讀 fat8、「劃」讀 vak8，兩者的差距十分明顯。崙背話把客語讀清擦音 f- 的「活」字也改讀零聲母，更突顯閩南話的覆蓋力。崙背話雖有高元音強化音變，但因外來的閩南借詞持續進入，使閩南話 -u 元音起頭的語音形式又取代客語的讀法，且影響範圍不限於客語的 v- 聲母字。

表八：雲林詔安齊齒字的演變

例字		雲林詔安		桃園詔安		秀篆詔安		新竹芎林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影影	乙	二	ʒiaŋ3	三	ʒaŋ3	三	zaŋ3	三	ʒaŋ3
羊以	乙	二	ʒioŋ2	三	ʒoŋ2	三	zoŋ2	三	ʒoŋ2
印影	甲	二	ʒin3	二	ʒin3	二	zin3	二	ʒin5
醫影	甲	二	ʒi1	二	ʒi1	二	zi1	二	ʒi1
油以	丙	二	ʒiu2	二	ʒiu2	二	ziu2	二	ʒiu2

表八顯示，雲林詔安客齊齒字有 ʒ- 聲母，目前甲、乙、丙三類韻母皆進行至第二階段，乙類的演變較其他詔安話稍慢。¹³

廖烈震 (2002) 記錄的崙背方言變化較劇烈，首先，齊齒字的新聲母已平舌為 z-，且音系中全無舌葉聲母，其他詔安客讀 tʃ-、tʃ‘、ʃ- 聲母的字，也都平舌為 ts-、ts‘、s-。其次，齊齒字新聲母 z- 讀法及零聲母讀法並存，例如甲類「醫影」zi1、「依影」i1；「音影」zim1、「蔭影」im3，乙類「羊以」zioŋ2、「養以」ioŋ1，丙類「有云」ziu1、「憂影」iu1，與合口字情況相同。零聲母讀法來自閩南話的影響，閩南的零聲母形式進入系統，取代原有的客語讀法，音變發展是 $\emptyset i >$

¹³ 根據呂嵩雁 (2008) 的記錄，乙類的「也」ia3、「野」ia3、「闌」iam1 及甲類的「鷹」in1 等字，例外仍讀零聲母。「闌」及「鷹」音變較慢原因是音節核心與輔音韻尾的發音位置接近，故音變較同類字慢。而「也」、「野」則可能顯示在主要元音相同下，雲林詔安 M+N 結構音變慢於 M+N+C 結構，與太平白葉與霞葛客語的演變次序相反。

ʒi- > ʒ- > z- > Øi。

-iuŋ/-iuk 韻母的演變較特別，呂嵩雁 (2008) 的記錄，齊齒字甲、乙、丙三類韻母都還有 -i 成分，進行至第二階段，但陳秀琪 (2002) 的記錄顯示 -iuŋ 韻母已無 -i- 音色，廖烈震 (2002) 的記錄則是 -iuŋ/-iuk 都無 -i- 音色，但乙類以 -a、-o、-e 做音節核心的韻母卻都還存有 -i- 介音，因此雲林的音變似乎是從 -iuŋ 韻母開始，這種情況違反純客區 -iuŋ/-iuk 韻母因音節中元音成分的發音位置十分接近、響度距離最小，故最慢音變的原則。

詳細比較相關韻攝其他聲母字的韻讀，可發現雲林詔安客 *iuŋ/*iuk 丟失 -i- 介音的演變是來自舌葉聲母 tʃ-、tʃ'-、ʃ-、ʒ- 的影響，請見表九中的比較。

表九：雲林詔安客的內部比較

聲母	呂嵩雁 (2008)	陳秀琪 (2002)	廖烈震 (2002)
tʃ-、tʃ'-、ʃ-/ ts-、ts'-、s-	uŋ/uʔ、(iuŋ)	uŋ/u、(iuŋ)	uŋ/uʔ
ʒ-/z-	iuŋ/iuʔ	uŋ/iu	uŋ/uʔ
其他	iuŋ/iuʔ	iuŋ/iu	uŋ/uʔ~iuʔ

雲林詔安話古入聲韻尾 -k 弱化，有的地區還有喉塞成分，有的地區已經舒聲化。呂嵩雁 (2008) 是演變起點，*iuŋ/*iuk 韻字從讀 tʃ-、tʃ'-、ʃ- 的知、章系字開始丟失 -i- 介音，「充昌」讀 tʃ' iuŋ1，顯示介音消失的前階段，ʒ- 及其他部位的聲母字則都有 -i- 介音。陳秀琪 (2002) 的紀錄，屬 ʒ- 聲母的 *iuŋ 韻字也已丟失 -i- 介音，但 *iuk 仍有介音，現代形式為 -iu。廖烈震 (2002) 的音系變化最劇烈，所有 *iuŋ/*iuk 的韻字都丟失了 -i- 介音，目前只有入聲的「六來」liuʔ7、「肉日」ŋiuʔ8 兩字仍保留 -i- 介音。廖烈震 (2002) 的音系中全無 -iuŋ 韻母，原來是 *iuŋ 韻的字分別變入 (1) -uŋ 或 (2) -ioŋ/-ioŋ、-iŋ。變為 -uŋ 韻母的最多，如「容以」zuŋ2、「龍來」luŋ2、「縱精」tsuŋ3、「弓見」kuŋ1。變為 -ioŋ 韻母的其次，例如「融以」zioŋ2、「窮群」k'ioŋ2、「凶曉」hioŋ1。有少數字變成 -iŋ 韻母，例如「胸曉」hiŋ1。入聲字的情況與陽聲相似，原來是 *iuk 韻母的字也以變入 -uʔ 的最多，如「浴以」zuʔ8、「綠來」luʔ8、「曲溪」k'uʔ7。變入 -ioʔ 的其次，如「辱日」zioʔ8、「菊見」kioʔ7。-iuŋ/-iuk 是閩南話沒有的韻母，所以十分容易發生變化，分別採取丟失 -i- 介音或改變主要元音兩種策略，變成閩南音系中常使用的韻

母型態 -ioŋ/-iok 或 -iŋ。

2. 苗栗通霄四縣客語

苗栗通霄客語深受閩南話影響。通霄主要通行漳腔閩南語，客家族群絕大多數是閩客雙語者，家庭語言也因閩客通婚經常轉變為閩南語（李存智 1994）。通霄客家人「客家語言隱性使用」：一、平時與陌生人交談使用閩南語或華語，不主動說客語，「他說，我就說」，當確定對方是客家人或對方主動說客語時，才會說客語。二、「有其他族群在時不說」，若交談成員中有非客家族群，就不說客語。造成此種結果的因素是通霄客家人「對族群互動場域弱勢的想像」及「弱勢身份的想像及擔憂」（冉明珠 2009）。通霄的方言資料出自李存智（1994）及筆者 2011 年 4-5 月的田調結果。

通霄四縣客語（城南里）在與閩南話接觸前，語音系統應同苗栗純客區的四縣話，-u 元音擦化為 v-，乙類韻母發展至第三階段 v-，甲、丙類發展至第二階段 vu-。-i 元音則僅出現較強的摩擦成分 ji-，擦音音值尚未確立。但目前通霄四縣客語齊齒字發展出一般客語沒有的 g- 聲母，且處於第二階段 gi-，演變條件未消失，如表十所示。

表十：通霄四縣話齊齒字的演變

例字		通霄四縣		四縣腔		臺中東勢		新竹芎林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影	乙	二	giaŋ3	一	iaŋ3	二	ɟiaŋ3	三	ɟaŋ3
癢	乙	二	gioŋ1	一	ioŋ1	二	ɟioŋ1	三	ɟoŋ1
印	甲	二	gin5	一	in5	二	ɟin5	二	ɟin5
醫	甲	二	gi1	一	i1	二	ɟi1	二	ɟi1
油	丙	二	giu2	一	iu2	二	ɟiu2	二	ɟiu2

一般客語 -i 前增生的 ɟ- 或 z- 聲母，發音部位往前發展，但通霄增生 g- 聲母，發音部位往後發展，與眾不同。客家增生新聲母起因於氣流通道持續縮小而出現摩擦行為，變化略如：-i > ji- > (zi-) > ɟi-（黃雯君 2005：98）。其中 ji-、zi- 音

值與閩南〈入入〉¹⁴ 類的 *dzi~z*¹⁵ 接近，屏東閩南話普遍把漳州念 *dz-* 的細音字念成 *g-* 聲母，音變條件是 *dz > g/_i*，例如「日頭」說 *git8 ʔau2*（張屏生 2001）。通霄通行的漳腔閩南話也正是如此，〈入入〉類細音字都讀 *g-*，例如「忍日」*gim3*，「日日」*git8*，因此「二日」與「義疑」同音，皆是 *gi6*（李存智 1994）。通霄閩南話既有 *dz~z > g/_i* 的發展，深受其影響的通霄客語也出現相近的變化，把客語 *-i* 前的摩擦成分，發展為濁塞音 *g-*，是很合理的。不同的是，通霄閩南話 *dz~z > g/_i* 的演變出現在古日母字，而通霄客語則出現在系統中本讀零聲母的所有齊齒字，如古影、云、以母等，通霄客語古日母字與其他客語一樣，讀 *n-*。一種演變在音韻結構相近的方言中，語音和音韻兩層次的反應可能都是一致的，但如果兩個方言在音韻結構上不完全相同，那麼他們對於同一規律的反應可能只有表層的語音層面一致，無法達到音韻結構的層面（何大安 1988：57）。

發擦音時口腔的阻塞程度較塞音低，由擦音變為塞音也屬強化作用。泉腔閩南話 *dz- > l-*，擦音變為邊音，發音時氣流的阻塞程度降低，屬於弱化。通霄客語若如泉腔閩南語，*-i* 前的摩擦成分朝著邊音 *l-* 發展，則與客家的音變性質抵觸。

通霄四縣客語以 *-e* 為音節核心的乙類字，*-i-* 可自由變體出現，發音人有時會發出 *gien/gen*、*giet/get* 兩可的音（李存智 1994），這是以 *-e* 為音節核心的韻母皆有的情況，例如讀 */ien/* 韻母的字有 *[ien]~[en]* 兩種變體，如「便所廁所」有 *[pʰien5 so3]* 以及 *[pʰen5 so3]* 兩讀；讀 */iet/* 韻母的字有 *[iet]~[et]* 兩種變體，如「結婚」有 *[kiet7 fun1]* 以及 *[ket7 fun1]* 兩讀，*-i-* 自由變體不單單出現在 *g-* 聲母字中，因此並非高元音音變引起的。

不過，通霄客語讀 */en/* 韻母的字卻不會發成 *[ien]*，讀 */et/* 韻母的字也不會發成 *[iet]*。臺北石門鄉客語有平行現象，不分聲母環境，韻母 */ien/*、*/iet/* 有時候會念成 *[en]*、*[et]*，但韻母 */en/*、*/et/* 並不會念成 *[ien]*、*[iet]*（張屏生 2001）。這種現象與閩南接觸有關，受到臺灣閩南話 *-i*、*-e* 不相拼的發音特徵影響。相反的，受到客語包圍的閩南西片方言，*-e*、*-ɛ* 韻母前常出現 *-i-* 介音，例如「洗」*sie3*、「茶」*tie2*。接觸語言的勢力消長是影響音變的重要因素。

通霄城北里、南和里、福興里、福龍里的客語沒有 *g-* 聲母，但 *v-* 聲母變為 *b-* 聲母（徐煥昇 2007：83），通霄城南里經常進行閩、客語碼轉換的說話者，也

¹⁴ 我們採用洪惟仁 (2003) 的辦法，字類名稱第一字取自泉州《彙音妙悟》，第二字取自漳州《十五音》。〈入入〉類的來源主要是古日母字。

¹⁵ 泉腔多是塞擦音 *dz-*，漳腔則是擦音 *z-*（洪惟仁 2003：99）。

有 $v\sim b$ - 自由變體現象。特別的是，不論是 $-i$ 前增生 g - 聲母，或是發生 $v\rightarrow b$ - 音變，皆是從擦音變為濁塞音，閩南話的影響是最重要的原因。通霄客語在與閩南話接觸前，合口字確立了 v - 音值，但齊齒字尚在第一階段，因此語言接觸後的情況分別是取代與音變干擾，合口字的 v - 被閩南的 b - 取代，齊齒字則是受閩南聲母系統引導，高元音前形成了 g -，而不是出現 $ʒ\rightarrow g$ - 的取代音變。

(二) 畬話的音變結果

「畬話」是語言接觸的產物，今日佔總數 99% 的現代畬話是由古畬語、客語、畬族現代居住地的漢語方言三者結合而成。¹⁶ 唐末至宋初，畬族和客家先民在贛南、閩西、粵東一帶共處四百多年，彼此語言的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宋以後，大批畬族遷移至閩東、閩北、浙南、贛東等地，因此又融入新居地的漢語方言成分（游文良 2002：23、520）。

畬話也發生高元音強化音變。目前音變介於第一與第二階段間的是閩東與浙江的畬話，齊齒與合口的零聲母音節發音時，元音前都有摩擦成分，接近半元音 ji -、 wu -，其中閩東福安畬話的摩擦最明顯（游文良 2002：46）。畬話高元音發展出的新聲母種類受表層語言系統的影響，表層為閩語的畬話，往往發展出濁塞音或是帶有濁塞音色彩的輔音。底下要討論的是 (1) 豐順，(2) 潮州、華安、三明、順昌，(3) 蒼南等三類畬話，以高元音前還只是摩擦成分的福安畬話為比較基準。各地畬話的語料來自游文良 (2002)。¹⁷

1. 豐順畬話

豐順畬話比其他畬話更像客語，因為其表層即是豐順客語。豐順畬話 $-u$ 前增生 v -， $-i$ 前增生 $ʒ$ -，音變與客語如出一轍。現代畬話中，只有豐順畬話有 v - 與 $ʒ$ - 聲母，其他畬話皆無此對聲母。表十一以福安畬話為對照，參照桃園兩筆豐順客語的讀音，比較豐順畬話的音變情況。豐順客語的語料出自溫秀雯 (2003)、賴文英 (2004)。

¹⁶ 另 1% 是位於廣東博羅、增城、惠東、海豐約一千多位畬族人所使用的畬語，屬於苗瑤語族苗語支，是與漢語關係較遠的原始畬族語言（游文良 2002：521）。

¹⁷ 畬話的語料出自游文良 (2002) 頁 99-182 的「字音對照表」。其中「換」、「烏」等少數語料出自頁 217-383 的「常用詞語比較表」。游文良 (2002) 一書語音討論章節所舉的例字讀音與字表偶有出入，我們以字表為主。

表十一：豐順畬話合口字的演變

例字		豐順畬話		福安畬話		高家豐順客語		新屋豐順客語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禾	匣	乙	三	vo2	—	uo2	三	vo2	三	vo2
碗	影	乙	三	von3	—	uon3	三	von3	三	van3
王	云	乙	二	vuon2	—	uon2	三	von2	三	von2
黃	匣	乙	二	vuon2	—	uon2	三	von2	三	von2
烏	影	甲	二	vu1	--		二	vu1	二	vu1
雲	云	甲	二	vun2	—	un2	二	ʒiun ¹⁸	三	ʒun2
位	云	丙	一	ui6	—	ui6	二	vui6	二	vui6

豐順畬話乙類部分韻字進入第三階段 v-，甲類韻母其次，進入第二階段 vu-，丙類韻母變化最慢，尚未確立新聲母。合口字各類韻母的演變次序為乙>甲>丙，與客語相同。豐順畬話整體的音變發展慢於豐順客語，但卻是音變速度最快的一種畬話。乙類 -uon 韻母演變較同類字慢是因為韻尾 -ŋ 的發音部位與音節核心 -o 接近，遵守純客區齊齒字顯示的音變次序原則。

表十二：豐順畬話齊齒字的演變

例字		豐順畬話		福安畬話		高家豐順客語		新屋豐順客語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爺	以	乙	三	ʒa2	—	ia2	二	ʒia2	三	ʒa2
影	影	乙	三	ʒaŋ3	—	iaŋ3	二	ʒiaŋ3	三	ʒaŋ3
椅	以	甲-1	二	ʒi3	—	i3	二	ʒi3	二	ʒi3
音	影	甲-2	一	im1	—	im1	二	ʒim1	二	ʒim1
一	影	甲-2	一	it7	—	it7	二	ʒit7	二	ʒit7
油	以	丙	一	iu2	—	iu2	二	ʒiu2	二	ʒiu2

表十二說明，豐順畬話齊齒字的韻母演變次序為：乙>甲-1>甲-2>丙。乙類韻母已經全進入第三階段 ʒ-；甲類韻母內部分兩組，音節結構為 N+ 音節界線的

¹⁸ 豐順客語「雲」的演變起點為 *iun，因此增生 ʒ- 聲母。

甲-1 類進入第二階段 $zi-$ ，但 $N+C$ 的甲-2 類仍未出現新聲母；丙類韻母音變速度與甲-2 類相同，尚未增生新聲母。

客語的資料中，甲類韻母都沒有明確顯示 $N+$ 音節界線的結構早於 $N+C$ 結構音變，但因豐順畚話非常類似客語，故推測客語在音變時，甲類中的甲-1 類較早發生音變。此處音節界線的「功能」為輔音韻尾，我們可以暫時稱之為零韻尾，把這個結構表示為 $N+\emptyset$ 。就音節成分發音部位的距離來說， $N+\emptyset$ 的距離大於 $N+C$ ，因為任何具體的輔音韻尾都需在口腔中形成成阻，但零韻尾卻完全沒有發音部位與成阻可言，因此 N 與 $\emptyset$ 的差距理論上大於 N 與 C 的距離，故 $N+\emptyset$ 結構早於 $N+C$ 結構發生音變。這個次序也符合我們提出音節中成分位置分布越離散，越早音變的原則。

豐順畚話合口字甲類內部不分甲-1、甲-2，皆已進入二階段，但齊齒字甲-1 類快於甲-2 類，可見合口字音變較齊齒字快，故合口字應早於齊齒字出現高元音擦化，這個次序也是一般客語的音變次序。

2. 潮州、華安、三明、順昌畚話

潮州、華安、三明、順昌等畚話的表層分別是閩南潮州、漳州，閩中三明，以及閩西北順昌話等。這四個畚話目前齊齒字尚未音變，只有一部分的合口字確立了新聲母音值， $-u$ 元音的強化作用最後發展出 $m-$ 聲母，聲母的種類與其他方言都不一樣。 $m-$ 聲母實際音值為 $[mb-]$ ，音值介於 $m-$ 、 $b-$ 之間，與系統中本有 $m-$ 音值不同，乃融入當地漢語方言的 $b-$ 聲母而來（游文良 2002：45）。濁塞音與鼻音本有相通之處，鼻音是發音時口部完全阻塞的帶音聲母，濁塞音則是發音時經歷口部完全阻塞的帶音聲母，兩者的不同只在於氣流從鼻腔或口腔洩出。潮州、華安、三明、順昌等畚話的 $[mb-]$ 聲母，是因系統中本有的鼻音聲母與外來的濁塞音聲母互相拉扯而形成，由於二者發音原理接近，若受到外部方言的牽引，很容易互相轉換。

潮州、華安、三明、順昌的音變速度彼此不同，閩南區的潮州、華安最快，其次為閩中區的三明，閩西北的順昌最慢，以下依序討論閩南區、非閩南區的音變情況。

表十三：閩南區畬話合口字的演變

		閩南區				閩東區	
		潮州畬話		華安畬話		福安畬話	
例字	類型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禾 ¹⁹	乙	三	mbɔ2	三	mbo2	—	uo2
鑊 ¹⁹	乙	三	mbɔʔ8	三	mboʔ8	—	uoʔ8
黃 ¹⁹	乙	三	mboŋ2	三	mboŋ2	—	uoŋ2
碗 ²⁰	乙	三	mban3	三	mbon3	—	uon3
換 ²⁰	乙	三	mbon6	三	mbun6	—	uon6
王 ²¹	乙	—	uaŋ2	三	mboŋ2	—	uoŋ2
彎 ²¹	乙	—	uan1	—	uan1	—	uan1
烏 ²¹	甲-1	--		—	u1	—	u1
關 ²¹	甲-2	—	un1	--	kin1 ²¹	—	un1
位 ²¹	丙	—	ui6	—	ui6	—	ui6

表十三顯示閩南區畬話的演變，閩南區的潮州與華安畬話從乙類以 $-o/-ɔ$ 為音節核心的韻母開始音變，目前已進入第三階段 $mb-$ ，其他乙類與甲、丙類韻母皆處於第一階段。潮州的「碗」字讀 $mban3$ ，是經過 $uon3 > mbuon3 > (mbon3) > mban3$ 的演變，潮州畬話「碗」的主要元音本為 $-o$ ，高元音音變後主要元音才變為 $-a$ 。「換」的演變歷程可能是 $uon6 > mbuon6 > mbon6 > mbun6$ ，華安的 $-un$ 韻母是後起讀法，下文三明、順昌畬話「換」字變化也是如此。「黃」、「王」二字畬話原同讀 $uoŋ2$ ，演變途徑為 $uoŋ2 > mbuoŋ2 > mboŋ2$ ，但潮州「王」的音變速度較「黃」慢，因此二字讀音不同。閩南區的華安畬話「王」變化較快，已與「黃」同音，皆進入第三階段 $mb-$ ；潮州畬話「王」仍讀零聲母，但 $uoŋ2 > uaŋ2$ ，主要元音變為 $-a$ 。閩南區的潮州與華安畬話乙類的 $-uoŋ$ 韻母，演變慢於有相同音節核心的 $-uon$ 、 $-uoʔ$ 、 $-uo$ ，與豐順畬話原理相同，因韻尾 $-ŋ$ 的發音部位與音節核心 $-o$ 接近，故較慢音變。

¹⁹ 語料出處原標為「鍋」，本字應為「鑊」。

²⁰ 語料出處原標為「賣」，本字應為「換」。

²¹ 畬話見母字有些讀零聲母，「關」字讀零聲母音變為： $kuan1 > kun1 > un1 > uŋ1 > ŋ1$ （吳中杰 2004：14），華安讀 $kin1$ 較特別。

表十四：非閩南區合口字的演變

		閩中區		閩北區		閩東區	
例字	類型	階段	三明畚話	階段	順昌畚話	階段	福安畚話
禾 _匣	乙	三	mbo2	三	mbo2	—	uo2
碗 _影	乙	三	mboŋ3	二	mbuon3	—	uon3
換 _明	乙	三	mbuŋ6	三	mbun6	—	uon6
鑊 _匣	乙	二	mbuɔʔ8	二	mbuɔʔ8	—	uoʔ8
黃 _匣	乙	—	uoŋ2	—	uoŋ2	—	uoŋ2
王 _云	乙	—	uoŋ2	—	uoŋ2	—	uoŋ2
彎 _影	乙	—	uaŋ1	二	mbuon1	—	uan1
烏 _影	甲-1	—	u1	—	u1	—	u1
關 _見	甲-2	—	uŋ1	—	un1	—	un1
位 _云	丙	—	ui6	—	ui6	—	ui6

表十四說明非閩南區畚話的演變。三明與順昌畚話也從乙類以 -o/-ɔ 為音節核心的韻母開始音變。三明畚話韻尾 -n > -ŋ，因此 -uon 變入 -uoŋ 韻母中。就歷史眼光觀察，三明畚話乙類原為 *uo 的「禾」、「碗」、「換」等字音變最快，進入第三階段 mb-；原為 *uoʔ 的「鑊」其次，進入第二階段 mbu-；乙類中有舌根韻尾的韻母演變較慢出現，而 *uoŋ 是當中最慢的，「黃」、「王」皆未出現新聲母，與上述幾個畚話一致，音節中元音成分與輔音韻尾發音部位的距離影響了音變次序。順昌畚話演變速度較三明畚話慢，其中以乙類 M+N 結構的 -uo 韻母最快出現音變，M+N+C 結構的 -uon 韻母次之，這個次序與太平白葉及霞葛客語相同。畚話「彎」字有兩種讀法，景寧、龍游畚話讀 uon1，其他地區多讀 uan1 或 uaŋ1。鰲江上游的小滄畚話「彎」字同時有 uoŋ1、uaŋ1 兩讀（吳中杰 2004：34）。順昌「彎」與三明或閩南區畚話不同，從 *uon 開始演變，因此已進入第二階段 mbu-。

3. 蒼南畚話

蒼南畚話位於浙南，表層受浙南閩語與浙南吳語影響。蒼南畚話有其他畚話皆沒有的 g- 聲母，g- 乃從浙南閩語融入（游文良 2002：41）。蒼南畚話 g- 聲母是從高元音 -i、-u 的強化音變發展出來，與通霄福佬客的齊齒字音變相似。蒼南

畚話高元音音變的韻母範圍較大，是僅次於豐順畚話的一種畚話。蒼南畚話的情況請見表十五。

表十五：蒼南畚話合口字的演變

例字 / 類型		蒼南畚話		福安畚話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禾	乙	二	guo2	一	uo2
碗	乙	二	guon3	一	uon3
彎	乙	二	guan1	一	uan1
污	甲-1	一	u1	一	u1
雲	甲-2	一	un2	一	un2
位	丙	一	ui6	一	ui6

目前蒼南乙類韻母已進入第二階段 *gu-*，甲、丙類韻母都還處於第一階段。蒼南乙類的 *-uei* 韻母如「愛影」*uei1*、「衛云」*uei6* 讀零聲母，原因可能有二：第一，目前蒼南的音變進度只到乙類韻母中以 *-a*、*-o* 元音為音節核心者，以 *-e* 元音為核心的韻母尚未變化。第二，乙類的 *-uei* 韻母前身為 *-oi* 韻母，蒼南的 *-uei* 是晚近形式，因此未參與音變。目前多數的畚話「愛」、「衛」讀 *-oi* 韻母，*-oi* 本身不具演變條件 *-u*。

表十六：蒼南畚話齊齒字的演變

例字 / 類型		蒼南畚話		福安畚話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爺	乙	二	gia2	一	ia2
影	乙	二	giaŋ3	一	iaŋ3
贏	乙	一	iaŋ2	一	iaŋ3
鹽	乙	一	iam2	一	iam2
椅	甲-1	一	i3	一	i3
音	甲-2	一	im1	一	im1
油	丙	一	iu2	一	iu2

表十六顯示，蒼南畚話齊齒字乙類字有一部分已進入第二階段 gi-，另一部分的乙類字及甲、丙類都還沒確立新聲母。乙類當中 -ia 韻母最快音變，M+N 結構音變快於 M+N+C 結構，而 -iam 韻母是以 -a 為音節核心的韻母中最慢音變的，與玉里客語相同，都是因韻尾與主要元音的發音部位十分接近而導致。蒼南韻母系統中沒有 -io- 結構，因此無法與乙類的 -ia- 比較次序先後，其他畚話的 -io- 蒼南畚話讀為 -yo-。目前蒼南撮口的 -y 前無聲母增生現象，仍讀零聲母，例如「約影」yoʔ7、「羊以」yoŋ2。²² 蒼南畚話齊齒字晚於合口字音變，因為齊齒字已出現音變的範圍小於合口字，與客語及豐順畚話情況相同。

綜觀上述三類畚話的高元音音變，除了出現的聲母種類受表層語言影響外，音變的原則皆和客語相同，分別是：(1) 合口字早於齊齒字音變。(2) 韻母的演變次序為乙 > 甲 > 丙。(3) 乙類韻母以 -o/-ɔ 或 -a 為音節核心的韻母率先變化，但畚話從以 -o/-ɔ 為核心的韻母開始音變的較多。(4) 乙類韻母中，當音節核心相同時，M+N 結構音變早於 M+N+C 結構，與太平白葉及霞葛等原鄉詔安客相同。(5) 音節主要元音與輔音韻尾的發音部位距離也影響音變次序，若音節核心與韻尾輔音的發音部位很接近，音變將較慢發生，因此合口的 -uoŋ 韻母音變慢於其他以 -o 為音節核心且屬 M+N+C 結構的韻母，而齊齒的 -iam 也慢於其他以 -a 為音節核心的 M+N+C 結構韻母。(6) 畚話甲類又分為 N+∅ 的甲-1 及 N+C 的甲-2 等兩類，N+∅ 結構早於 N+C 結構音變，符合上述的原則 (5)，N+∅ 結構的發音距離大於 N+C 結構，故音變較早。

閩語區內畚話高元音前出現的聲母種類受表層語言影響，顯示語言接觸使規律出現細微調整，這種情況是規律干擾，與通霄客語齊齒字的音變相似，因高元音強化音變在發生時就開始被表層語言的聲母特色引導，最後發展出具有表層語言特色的聲母，而不是類似福佬客合口字 v->b- 的取代式音變。

(三) 閩南西片方言的音變結果

「閩南西片方言」指位於福建西南的龍巖與漳平閩南話（侯精一 2002：225）。閩南西片長期遭閩西客語包圍，音系中雜有客家色彩。閩南西片方言把高

²² 依照元音特性及福建詔安客話的演變，蒼南畚話讀撮口 -y 的零聲母字很可能也會增生 g- 聲母，根據游文良 (2002: 99-182) 字音對照表，目前 -y 前仍無聲母增生，但游文良 (2002: 585) 討論所舉例字，撮口的乙類韻字已讀 g- 聲母，如「約影」gyoʔ7、「羊以」gyoŋ2、「遠云」gyen3，甲、丙類字都未出現新聲母，乙類最早音變也符合我們的推測。

元音 -i、-u 起首而漳、廈、泉閩南話讀零聲母的字，讀成 g- 聲母，若韻母為鼻化韻則讀相應的鼻音聲母 ŋ-。零聲母字讀 g- 聲母的範圍包括古影、云、以母字，是影、云、以母合流讀零聲母後才發生的變化，演變方式為：∅ > g / __i,u (陳筱琪 2010)。

閩南西片 -i、-u 前增生 g- 聲母的演變結果與蒼南畚話相同，但其實二者性質不同。蒼南畚話音變規律來自內在語音系統的發展，但受表層語言的牽引，最後高元音前增生出濁塞音 g-；閩南西片則是接受客家的音變傳播，但因閩南的音韻結構與客家不同，高元音音變在閩南化時，受到閩南聲母結構調整，因此增生出濁塞音 g-。閩南西片鼻化韻前增生 ŋ- 聲母就是與畚話不同最好的說明，閩南話因語音結構使然，g-/ŋ- 互補分布，因此閩南西片在接受高元音音變規律時，為了自身音韻系統的協調，鼻化韻前增生了與 g- 相對應的鼻音聲母 ŋ-，這是客語與畚話所沒有的現象。蒼南畚話雖然在高元音前也增生 g-，但因為蒼南畚話沒有鼻化韻母，系統中也沒有 g-/ŋ- 互補分布的內在規則，因此蒼南畚話並沒有增生 ŋ- 聲母的情況。

請見表十七合口字與齊齒字的比較。龍巖語料出自郭啟熹 (1996)，漳平語料出自張振興 (1992)。

表十七：閩南西片合口字的演變

		閩南西片				畚話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蒼南畚話		豐順畚話	
例字	類型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彎影	乙	二	guan1	二	guan1	二	guan1	三	van1
碗影	乙	二	ŋuã3	二	ŋuã3	二	guon3	三	vɔn3
溫影	甲-2	二	gun1	二	gun1	一	un1	二	vun1
污影	甲-1	一	u1	一	u1	一	u1	二	vu1
位云	丙	二	gui4	二	gui6	一	ui6	一	ui6

閩南西片方言已出現新聲母的韻母範圍較蒼南畚話大，乙、丙類與甲-2 類的韻母皆發展至第二階段 gu-，但目前尚未發展至第三階段，整體速度慢於豐順畚話與客家話。閩南西片與畚話、客語演變不同之處有二：第一，甲類韻母中，甲-2 的演變早於甲-1；第二，丙類韻母可能早於甲類音變。這個次序差異在齊齒字的演變中

更清楚：

表十八：閩南西片齊齒字的演變

		閩南西片				畚話			
		龍巖城關		漳平永福		蒼南畚話		豐順畚話	
例字	類型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階段	讀音
影影	乙	二	ŋiã3	二	ŋiã3	二	giaŋ3	三	3aŋ3
鹽以	乙	二	giam2	二	giam2	一	iam2	三	3am2
音影	甲-2	二	gim1	二	gim1	一	im1	一	im1
印影	甲-2	一	in5	一	in5	一	in5	一	in5
椅以	甲-1	一	i3	一	i3	一	i3	二	3i3
油以	丙	二	giu2	二	giu2	一	iu2	一	iu2

表十八比較閩南西片與畚話齊齒字的演變情形。首先討論甲類韻母的內部次序。甲類韻母分兩組，一般而言，閩南西片甲-2 組發展至第二階段，甲-1 類仍為第一階段。有幾個韻母閩南西片方言一律未音變，分別是：(1) 合口字：韻母 -u，(2) 齊齒字：韻母 -i/-ĩ、-in/-it。從韻母類別來看，合口字甲-1 類仍讀零聲母，齊齒字則是甲-1 類與甲-2 類的 -in/-it 仍讀零聲母。甲-2 類的 -in/-it 尚未音變，可能是因為韻尾 -n 與音節核心 -i 發音位置接近使然。龍巖城關話還有乙類的 -ian 韻母讀零聲母，龍巖適中話則是乙類 -iam/-iap 韻母還讀零聲母（陳筱琪 2011：755）。城關話的 /ian/，根據近日的田調，音值實際上是[ien]，受介音與韻尾影響，元音上升：a > e，這是很常見的音變。[ien] 韻母在高元音的強化音變中，因元音成分 -i、-e 的舌位距離較小，故較慢音變。龍巖適中話 -iam/-iap 韻母音變較慢與玉里客語及蒼南畚話相同，也是因韻尾 -m 與音節核心 -a 發音部位很靠近的緣故。可見音節中各成分發音位置的距離仍是控制閩南西片方言韻母音變次序的關鍵因素，各成分發音位置越靠近，音變越晚出現。因此，根據客語以及畚話的演變次序推論，閩南西片從乙類韻母開始音變，應該是合理的情況。閩南西片方言齊齒字仍讀零聲母的韻母較合口字多，因此就音變的邏輯早晚來說，合口字的音變早於齊齒字（陳筱琪 2010：91-93），這個次序也與客語及畚話平行。

但閩南西片方言中，N+C 結構（甲-2 類）卻較 N+∅ 結構（甲-1 類）早發生音變，違反了客、畚原則，這是因高元音音變又受到閩南西片內部的系統調整。

閩南西片方言中，N+∅ 結構往往不參與系統內各個聲母演變，龍巖適中話聲母系統另有 b > g/_u 音變，例如「滿明」guan3、「文微」gun2，但 N+∅ 結構不發生變化，仍讀 b- 聲母，例如「舞微」bu3（陳筱琪 2011：753）。這個內部特點干擾了高元音強化音變，故其合口與齊齒的甲-1 類韻母都未音變，使得閩南西片甲類韻母內部的音變次序與客、畬不同。

閩南西片方言甲、丙兩類韻母的演變次序不易說定。從閩南西片目前的演變結果來看，各類韻母的音變次序有 (1) 乙 > 甲-2 > 丙 > 甲-1，以及 (2) 乙 > 丙 > 甲-2 > 甲-1 兩種可能。前文已討論因閩南西片內部 N+∅ 結構大多不參與系統內的聲母演變，故甲-1 類次序最末沒有疑慮，但甲-2 類與丙類的音變次序孰先孰後不易論定。閩南西片甲-2 類包括的韻母有：合口韻 -un/-ut；齊齒韻 -im/-ip、-in/-it。丙類則是合口韻 -ui；齊齒韻 -iu。合口字的變化，甲-2 類與丙類的所有韻母音變速度相同，皆進入第二階段 gu-，齊齒字則是除了 -in 以外，甲-2 類以及丙類都進入第二階段 gi-。有兩種情況都會造成這個結果：第一，甲-2 類早於丙類音變，只是甲-2 類的 -in/-it 因為主要元音與輔音韻尾的部位接近，故遺留下來，沒有參與音變，甲-2 類合口的 -un/-ut 以及齊齒的 -im/-ip 音變早於丙類發生。第二，丙類早於甲-2 類音變，幾乎所有的閩南西片方 -in/-it 都沒有音變，這個特點十分鮮明，與上文提到龍巖城關 -ien 及龍巖適中 -iam/-iap 零星的不音變狀況不同，因此也有可能是丙類先變，甲-2 類後變，而當中的 -in/-it 又最晚音變。若是第一種情形，則閩南西片的高元音音變次序只受到內部「N+∅ 結構不發生變化」的特色干擾，以致甲-1 類不音變，整體音變的次序與原則仍與客語、畬話相同；若是第二種情況，則閩南西片的音變可能是以「演變條件是否為音節中唯一的元音成分」為首要考量，客語及畬話的音變是以「音節中各成分發音位置的距離」因素為第一考量，因此其音變次序為乙 > 甲 > 丙，若先考慮「演變條件是否為音節中唯一的元音成分」，則甲類當最晚音變，因此演變次序是乙 > 丙 > 甲。

客語高元音擦化後形成的輔音目前主要有兩種音位處理方式，一種是根據音值獨立為 /v/ 與 /ʒ/，一種是歸入零聲母，第二種作法主要是因為新出現的「聲母」並沒有改變系統中本有的音類對立，只是高元音音值出現變化而已。畬話也是如此，新聲母並非系統中本來就有的音位，獨立與否都沒有造成原來的音類衝突。但閩南西片方言不是如此，高元音強化後出現的輔音 [g-] 與系統中本有的 /g-/ 音位合流，也就是零聲母合口與齊齒字與古疑母字合為一類，因此本來有對立的音類變得沒有對立，例如廈漳泉方言「源疑」guan2 不等於「援云」guan2，「巖疑」giam2

不等於「鹽以」iam2，但閩南西片「源疑」guan2 等於「援云」yuan2，「嚴疑」giam2 等於「鹽以」giam2，音類結構出現改變，因此來自高元音的輔音成分必須描寫為 /g-/，不能歸入零聲母。

「起源於高元音向前延展而形成的語音現象」，實際上就是高元音逐步變成輔音成分的過程。閩南西片方言高元音音變發展至第二階段，其零聲母合口與齊齒字與疑母字合流為一類，說明高元音成分經過強化音變後，高元音逐漸分為輔音 g- 成分及滑音成分，且音值與古疑母來源的 g- 聲母加高元音的音節完全相同，聽感上沒有區別，因此形成了音類的歸併。當語言受到外來影響時，為了應付外來的影響，創造出原來結構中沒有的成分，這些新成分，以及新成分構成的新關係，是語言結構調整的一種方式。這種結構調整可以稱之為「無中生有」，但世界上也許沒有真正的無中生有，新成分可以從原有的某些成分轉化出來，可以是既有事物的重新組合（何大安 1988：67）。閩南西片零聲母字增生新聲母的行為，正是這種因接觸使然的結構調整，且新成分來自原有成分的轉化。

(四) 高元音前增生 g- 聲母的演變途徑

蒼南畚話及閩南西片方言雖然合口字與齊齒字各自發生高元音音變，但卻一致都出現同一種聲母 g-，與客語合口字出現 v-、齊齒字出現 ʒ- 有點不同。蒼南畚話及閩南西片合口與齊齒都出現 g-，是合流後的結果。

齊齒音的音變較容易解釋。通霄福佬客齊齒字出現 g- 聲母，與閩南話〈入入〉類出現 dz~z > g/_i 音變道理相近，〈入入〉類齊齒字變為 g- 的演變也廣泛出現在閩南西片方言中，如「人日」gin2、「熱日」giet8（陳筱琪 2011：748）。-i 元音是舌尖濁音 dz~z- 與舌根濁音 g- 的演變橋樑，粵西雷州閩語疑母字有相反的演變：g > z/_i，使得古疑母齊齒字與日母字合流，如「雅疑」zia3、「玉疑」ziok8（吳瑞文 2008）。蒼南畚話及閩南西片的高元音齊齒字音變，其過程應是 Øi- > dzi~zi- > gi-，-i 元音前出現的 g- 聲母前一階段是 dz~z-。

合口字的音變較難解釋，其過程應是 Øu- > bu- > gu-，-u 元音前先出現雙唇濁音 b- 後，才又變成 g-。理由如下：一、龍巖適中話另有：b > g/_u 音變（陳筱琪 2011：753），而粵西雷州閩語疑母字也有相反演變：g > b/_u，古疑母合口字與明母字合流，如「我疑」bua3、「月疑」bue4（吳瑞文 2008），說明 -u 元音是使雙唇濁音 b- 轉變為舌根濁音 g- 的橋樑。二、潮州、華安、三明、順昌等地的畚話目前只有合口字出現音變，反映了畚話音變的早期階段，其合口零聲母字出

現了 [mb-] 聲母，可見 -u 元音較容易轉變為唇音，而非舌根音。雲林詔安及通霄客語出現 v- > b- 音變，是以雙唇濁塞音替換擦音 v-，而不是以舌根濁塞音 g- 替換 v-，道理與畚話相同。三、龍巖城關話有少數幾個合口零聲母字增生 b- 聲母，例如「活匣」讀 bua⁴，依照閩南西片方言的聲母增生規律，「活」應變為 gua⁴，龍巖城關話的讀音正反映了合口字增生 g- 聲母的前一階段。四、-u 不會使 dz-~z- 變成 g-，而是使 dz-~z- 變成 l-。閩南話〈入入〉類合口字若有音變，都是 dz > l/_u，合口字一律變為 l-，而不是 g-，例如通霄閩南話，〈入入〉類齊齒字讀 g-，但合口字讀 l-。北方話有平行現象，山西定襄有三套滋絲音 (sibilant)：一套平舌 (ts)，一套捲舌 (tʂ)，一套舌面 (tʃ)。古日母字一般情況讀捲舌聲母 z-，但在 -u 前讀平舌聲母 z- 或舌邊聲母 l-，例如「儒」：-lu³、-zu³，「讓」z^ɔ5、z^ə7，邊音與舌尖前濁擦音互為又讀，說明 l- 與 z- 極為相似。河北的平鄉、雞澤、曲周、丘縣、館陶、邯鄲，以及山東的濟南、泰安、新泰、陽谷等地有一條清楚的音韻演變規律：z_i > l/_u，z_i > z/ 其他地方，山西定襄的日母分化從屬於此條規律（張光宇 2009）。北方方言日母字的演變說明不論是舌尖前擦音 z- 或部位稍後的捲舌音 z-，當其後為 -u 時特別容易變成 l-。因此，蒼南畚話及閩南西片方言零聲母合口字出現的 g-，前階段應是 b-，而不會是 dz-~z-。

五、結論

客語零聲母合口與齊齒字的高元音有強化行為，就語音性質來說，是高元音的輔音化，持續發展變為濁擦音。許多語言把零聲母位置的高元音發成滑音 w、j，客語的演變是高元音在滑音音值以後，再進一步演變為穩定的輔音。由此可見客語說話者傾向於有 onset 的音節結構，而滑音 w、j 在客語中很可能就已經被視為輔音。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我們繼續提出：一、客語高元音的音變次序，分別是「新聲母出現的三階段過程」與「甲、乙、丙三類韻母的音變次序」等兩方面的討論；二、比較客語與閩客接觸後的語言如福佬客、畚話及閩南西片的音變情況。歸納而言，控制韻母音變次序的首要因素是「音節中各成分發音位置的距離」，發音位置越分散，音變越早出現，其中「元音成分」間的差距比「元音與輔音」間的距離重要。其次則是「演變條件是否為音節中唯一的元音成分」。

就高元音強化後出現的輔音種類來說，純客區發展為濁擦音，而與閩語有關的

方言則發展為濁塞音，因為閩語的聲母系統濁塞音遠較濁擦音發達。語言接觸是透過雙語者來體現，法語與西班牙語雙語者的認知實驗顯示，兒時只學會母語，後期才學習第二語言的晚期雙語者，其腦中有一套同時可涵括 L1 及 L2 兩種語言的語音系統，說話時分別從中提取法語成分及西班牙語成分，而兒時同時學會兩種語言的早期雙語者，其腦中分別有兩套獨立的語音系統，一套法語，一套西班牙語，彼此互不干涉 (Alario 2010)。晚期雙語者是使語言出現接觸音變的重要關鍵，漢語方言的雙語現象一般是晚期雙語，成人後面臨文教及生活交際需求，故學習優勢語言。漢語方言的語言接觸又比西方語言更緊密，因為各種漢語方言都統一在同一套漢字底下，漢語的接觸是同源語素的疊置，而漢字在確立同源語素時起了關鍵作用 (陳保亞 1999: 432)。因此，漢語方言間系統的相互影響十分常見。從認知上來理解閩客的語言接觸，因為雙語者腦中需建構出同時可含括閩、客語言體系的知能，因此高元音強化音變在閩客接觸區，會與純客區有所不同，但相異處又與閩語體系有所關連，並非雜亂無章。

觀察來自高元音強化音變後出現的輔音成分，聲學上的「語音本質」較系統的音位歸併更重要，因為元音發展成輔音的過程表現在細微的音值改變上，音位的歸併本來就是抹平細微的語音差異而得來的「語音速寫」。歸併音位的主要原則是「語音相似」與「互補原則」，各地客語 v-、ʒ- 聲母的描寫有所不同，說明了各地音值有異。依據歷史比較法，透過各地客語音變階段性差異的比較，我們可以重建高元音音變的演進過程與觀察控制各種韻母音變次序的重要因素。「語音模式」(phonetic models) 的成功在於其自然的解釋了人類說話時的行為，並不像音系理論藉由心理學的方式來呈現語音知識 (Ohala 2005)。音系學的語法架構討論一個語言內部的音韻問題，但語言接觸現象往往涉及不同的語言系統，高元音的強化音變是最好的例子，因為互補原則，客語及畚話高元音音變後的輔音成分或可歸入零聲母，但同一原則卻不適用於有相同音變的閩南西片方言，其音變後的輔音成分不能歸入零聲母，何以相同的音變在不同方言需採取不同的音位處理。高元音的強化音變反映出音值改變在語言系統中也具有重要影響。

引用書目

- 丁邦新，《臺灣語言源流》，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 * 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修訂版），北京：語文出版社，2005。
- 北大中文系，《漢語方音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 冉明珠，《通霄地區的客家族群在語言使用上的隱形行為初探》，苗栗：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古國順等，《臺灣客語概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
- 石 鋒，《語音格局——語音學與音系學的交匯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 江敏華，《臺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
- _____，《客贛方言關係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
- * 朱曉農，《音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 _____，《語音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 * 何大安，《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
- 何純惠，《花蓮玉里四海客家話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 吳中杰，〈從歷史與比較的觀點來看客語韻母的動向：以臺灣為例〉，《聲韻論叢》，8，臺北：1999，頁 479-498。
- _____，〈臺灣漳州客家與客語〉，收入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頁 475-488。
- _____，《畚族語言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 吳瑞文，〈論海康方言 b-、z-聲母的一個歷史來源〉，《中國語文研究》，25，香港：2008，頁 39-51。
- 李存智，〈四縣客家話通霄方言的濁聲母「g」〉，《中國文學研究》，8，臺北：1994，頁 23-28。
-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
- 呂嵩雁，《臺灣詔安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 * 洪惟仁，《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臺灣普通腔的形成》，新竹：國立清華

- 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 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 徐煥昇，《臺灣苗栗通霄客話研究》，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 * 張光宇，〈漢語方言邊音的音韻行為〉，《漢藏語學報》，3，北京：2009，頁 138-153。
- 張屏生，〈臺北縣石門鄉的武平腔客家話的語音變化〉，《聲韻論叢》，11，臺北：2001，頁 217-242。
- 張振興，《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 陳秀琪，《臺灣漳州客家話的研究——以詔安話為代表》，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_____，《閩南客家話音韻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a。
- _____，〈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以臺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語言暨語言學》，7.2，臺北：2006b，頁 417-434。
- 陳保亞，《20 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 陳筱琪，〈漳平永福閩南方言的音系演變〉，《清華中文學報》，4，新竹：2010，頁 73-120。
- _____，〈龍巖新羅區適中鎮閩南方言的音系演變〉，《文與哲》，18，高雄：2011，頁 719-766。
- 郭啟熹，《龍巖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1996。
- 游文良，《畚族語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 楊時逢，《臺灣桃園客家方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
- 黃雪貞，〈客家話的分布與內部異同〉，《方言》，2，北京：1987，頁 81-96。
- 黃雯君，《臺灣四縣海陸客家話比較研究》，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溫秀雯，《桃園高家豐順客話音韻研究》，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趙元任，《語言問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 _____，〈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收入袁毓林主編，《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和發展——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頁 20-63。
- 廖烈震，《雲林縣崙背地區詔安客話音韻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賴文英，《新屋鄉呂屋豐順腔客話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 謝重光，《畚族與客家福佬關係史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 鍾榮富，〈論客家話 [V] 聲母〉，《聲韻論叢》，3，臺北：1991，頁 435-455。
- * _____，〈臺灣東勢客家話的捲舌音〉，《語言暨語言學》，11.2，臺北：2010，頁 219-248。
- Alario, F.-Xavier, Jeremy Goslin, Violaine Michel & Marina Laganaro. “The Functional Origin of the Foreign Accent: Evidence From the Syllable-Frequency Effect in Bilingual Speak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 2010, pp. 15-20.
- * Crowley, Terry.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nd ed. Auckland/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 Ohala, J. J. “Phonetic Explanations for Sound Patterns: Implications for Grammars of Competence,” in W. J. Hardcastle & J. M. Beck (eds.), *A Figure of Speech*. London: Erlbaum Press, 2005, pp. 23-38.
- * Roca, Iggy & Wyn Johnson. *A Course in Phonology*. Oxford, UK;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9.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Ang, Uijin. “Yinbian de Dongji yu Fangxiang: Zhang-Quan Jingzheng yu Taiwan Putongqiang de Xingcheng (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 On the Competition of Southern-Mi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uan-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 Ph.D. Dissertation.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03.
- Chang, Kuang-yu. “Hanyu Fangyan Bianyin de Yinyun Xingwei (The Phonological Behavior of Lateral Initials in Chinese Dialect),” *Hanzangyu Xuebao (Journal of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3, 2009, pp. 138-153.
- Chung, Raung-fu. “Taiwan Dongshi Kejiahua de Juansheyin (Retroflexed Fricative in Dongshi Hakka of Taiw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2, 2010, pp. 219-248.
- Crowley, Terry.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nd ed. Auckland/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Ho, Dah-an. *Guilǔ yu Fangxiang: Bianqianzhong de Yinyun Jiegou (Rules and Directions: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honolog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88.
- Ohala, J. J. “Phonetic Explanations for Sound Patterns: Implications for Grammars of Competence” in W. J. Hardcastle & J. M. Beck (eds.), *A Figure of Speech*. London: Erlbaum Press, 2005, pp. 23-38.
- Roca, Iggy & Wyn Johnson. *A Course in Phonology*. Oxford, UK;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9.
- Wang, Fu-tang. *Hanyu Fangyan Yuyin de Yanbian he Cengci (Sound Change and Historical Strata in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2005.
- Zhu, Xiao-nong. *Yinyun Yanjiu (A Study on Phonolog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6.
- _____. *Yu Yin Xue (Phonetic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0.

The Spirantization of High Vowels in Hakka and Rule Change Resulting from Contact with Min

Chen, Xiao-q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Hakka, the high vowels [u] and [i] after a zero-initial onset became voiced fricatives due to fortition. The sound change of [u] was earlier than that of [i]. High vowels became voiced stops because stops in Min are more active than fricatives. This occurred in dialects spoken where Hakka and Min had been in contact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uch as Fulau Hakka 福佬客, She 畚, and West Southern Min 閩語西片. The rhymes changed in a particular order, depending on two factors. The primary factor was the distance between syllable components: The distance between vowels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distance between vowels and consonants. The other factor was whether the syllable consisted of only one vowel. Due to language-internal reasons, the order of sound change in West Southern Min rhymes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akka and She.

Key words: Hakka, fortition, syllable, sonority distance,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Min and Hakka

(收稿日期 : 2010. 12. 2. ; 修正稿日期 : 2012. 3. 6. ; 通過刊登日期 : 2012. 7. 12.)